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六

小梅田趙甸編輯

丹霞釋智弘校閱

雲門顯聖寺住持三宜孟禪師法語



崇禎癸未仲春護法檀越同衆耆舊請住顯聖寺師
於二十一日入院拈香白椎竟師云若論第一義華
肇了也向山僧未屙已前薦取早已落七落八况在
文字語言白雲萬里除此二途君子可入萬不得已
借路經過聊塞一時之責薦豎拳云者是老和尚一
生用不盡底餽殘盂上座貴買賤賣不妨奇特屈指

二云一二三四五南瞻部洲普請北俱盧洲打鼓七金山下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聳身起舞須彌山頂帝釋天主高聲唱道汝等佛子各各本有靈明妙智與刹等世界等諸佛等菩薩羅漢賢聖僧等衆生等神通等妙用等說法等壽量等相好等光明功德等拂一拂云者一絡索向甚麼處去也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舉拂云向者裏見得徹去七穿八穴東涌西沒便向糞掃堆頭拈起一絲毫許可以塞破虛空平沉大地盡十方世界是箇眼睛你向何處顧盼盡十方世界是箇鼻孔你向那裏喘氣然後轉過身來七珍八寶填溝塞壑盡十方世界無有寸土不是金鋪玉甃瓊樓珠殿寶樹華臺隨身受用切忌向盃盂邊經行裏著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待客邊作窠臼立牆塹豈不知顯聖者裏滴水滴凍吐氣成雲偶然咳嗽一聲也遭他簡點就山僧昨來拖條拄杖山門頭看山看水四箇泥塑大漢道長老你也大狼藉拳拳努目不勝之怒彌勒菩薩呵呵大笑十六尊大阿羅漢卻道住持關係懷杞人之憂再三勸勉惱底仍舊惱笑底依前笑山僧道你者一千不唧啣漢豈不聞古

書云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韋馱尊天合掌贊歎云善哉長老善說法要祇如今日淨印善信設齋供衆請說法要適來所說俱不得正如何是得正底妙法堅手天華鬘天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他化自在天乃噓一聲下座

上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驀拈拄杖云識得拄杖子千足萬足便能享富貴於仁義之家樂身心於安和之地無翼之名高飛有腳陽春徧三智不與日月爭輝壽不共四時更序其處也玉樹芝

蘭其出也鳳祥麇瑞有如是受用則有如是教育有如是教育則有如是眷屬有如是眷屬則有如是貫古貫今兢兢業業道行文章永垂不朽卓拄杖云總不出者裏復舉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者老漢寬處有餘狹處不足顯聖者裏則不然你有拄杖子雙手提不起你無拄杖子和身放不下更聽一頌層巒開霽色清曙曠虛冥風靜雲乘鬪谿聲奏客亭寒禽集高樹羣鹿曝南屏客至懸珍品西園菜甲青大衆會麼良久云故君子之道鮮矣

上堂山頂月微微林外雲無跡不見渡頭人獨自谿
邊立以手招云在者裏休相憶今佛放光明助發實
相義者老漢當日山僧若在座下拄杖子決不放過
祇如不放光明實相義那裏缺了半邊何處去卻一
角南北何會長了些東西何曾濶了些日頭豈從西
方出月亮豈從東方落古今天地日月古今萬物性
情天地日月固無變萬物性情亦無改喫飯何曾向
鼻孔裏喫下去只是你諸人眼裏耳裏聞見熟了頭
頭放過山僧作是說時主山案山一齊冷笑不禁且
道笑箇甚麼主山道長老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你道頭頭放過病在於何有禪有道是病有佛可成
有法可得有衆生可度是病案山道你只見鑿頭方
不見錐頭利豈不聞病從心生心從業生業從妄想
生妄性本空不在內 在外不在中間於病何有心
無病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
故一切衆生清淨衆生清淨故世界清淨一世界清
淨故盡十方世界一切清淨喝一喝云若不喝住直
說到明日拍案一下云誰家簫管梅花引惹得春風
入戶來

上堂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舉拳

云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復拍案云雨霽千
山烟霧流誰家吹笛上高樓此情盡向知音吐三箇
猢猻弄戲毬

上堂道吾舞笏小神通石鞞張弓失楚弓堪笑西河
弄師子一拳打殺岑大蟲豎拂云總不若山僧者拂
子在衆生喚作見行無明在諸佛喚作根本性智在
他分中無可無不可無彼無此無間無斷無垢無淨
有時以根本智作見行無明有時以見行無明作根
本智所以衆生淳如也諸佛淳如也世界淳如也虛
空法界淳如也然後興大慧雲布大法雨使一切衆
生從大夢覺具頂門眼方知道崑頭鍼鋒上有無邊
世界靈照菜籃裏有百億須彌禾山擊著塗毒鼓聞
者喪身失命雲門胡餅騎聲蓋色超今越古函蓋乾
坤然雖如是還我翠岫眉毛多少長達磨鼻孔幾許
大罷罷罷休休休山青水綠聽取雲門一曲以拂子
置案上作撫琴勢謾唱云僊翁僊翁最喜爺孃送出
家如今耳重眼睛華日高霜化竹支斜蘭雪茶庭前
曝背品烟霞說甚麼公侯將相貴戚王孫受用奢華
野橋雲冷古木集寒鴉連揮拂子云妙妙妙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擿拂子云以成

普說大丈夫兮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
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道離名相法絕言詮離相
離言家貧遭劫拍膝一下云七珍八寶盡擦向諸人
面前得之者富稱敵國失之者對面千山山僧者裏
佛法就像藥舖相似掇落大門都在眼前縱有人參
冰片天靈蓋雖不在外也有名目寫出無一法覆却
不似諸方遮遮掩掩如閨閣中物珍藏寶惜今日對
你說淺法明日對你說深法可忒慙惶及人千說萬
說總是一說達磨西來井裏填雪汝等走諸方叅底
甚麼佛法悟底甚麼道理何不呈似山僧少有不合
打折你驢腰莫怪山僧性躁者一著子無你用心處
無你啄啗處一往只管向外馳求學處不真都爲窒
礙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一向自己胸中流
出方始蓋天蓋地你等好像羊喫艸相似好反拾得
口裏殊不知轉求轉遠轉用心轉不相干故曰不識
玄旨徒勞念靜是知者箇道理千聖萬聖永無差忒
六祖大師據他本是箇樵者出自微賤及乎聞著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得箇入處後來眼高一世氣壓諸
方等閒流出一句半句迴逾常情豈是小知劣解所
能測識故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
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
頭痛不能爲你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者
裏卻不會僧回舉似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你看他
父子三人若合符節首尾一貫者僧是韓盧逐塊那
知得底人拈來使用格調非常更聽一頌一丸泥彈
破重城位重官高語不輕打虎故用親兄弟上陣須
還父子兵馬大師不惺惺七珍八寶等閑擦與不良
人兄弟們仔細參看若是學處不玄祇圖箇見成一
往唱水平調去山僧豎拂子便作佛法商量然則牛
尾馬尾搖兩搖何不會取山僧拈起拄杖也怎麼會
若拄杖子是佛法萬竹林那一株不是何況盡大地
艸木叢林一一皆可會取及乎向諸譌處問著便胡
言亂語妄意卜度模子裏脫將來印板上打將去似
則似是則未是原來古人著著自有落處有語中無
語無語中有語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者樣規模除是
古人祇如南泉因兩堂爭貓兒泉云道得卽不斬道
不得卽斬卻去也衆無對泉便斬卻趙州自外歸泉
舉示之州乃脫艸鞵頭戴而出泉云子若在救得貓
兒大衆還識南泉麼他是生鐵鑄就純鋼打成要向

驪龍領下摘珠阿修羅手中爭印趙州老漢雖善來
機也是得張白狐裘脫秦虎口者兩堂是蘇秦張儀
祇麼投秦入趙豈知天然王道寧可以口舌勝邪山
僧更爲你頌出刀頭有物甜如蜜貴在善嘗不割舌
趙州曾不動鋒鋌爛嚼秋江一片月不是山僧肆口
批評和家賣弄有者道南泉公案不過向上全提圖
圖吞箇棗子無佛處大開著口說禪說道古人公案
不肯潛心涇渭古德大全妙處妙用付之不聞病在
有禪道有佛法心意識上作活百尺竿頭不肯進步
千丈崖前舍身不得諸兄們何不參取看僧問趙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云有無卽不問喚甚
麼作狗子再聽山僧一頌春頭桃華杏華李茶蘂華
開春作尾桃華杏華茶蘂華嬌紅一樣隨流水寂寞
樓頭窈窕人彈斷琵琶不復理你若無心我便休殘
紅一夜青山雨擿拂子云委

普說連日來東語西話打一返觀八萬四千毛孔根
根卓立且道病在何處良久云作賊人心虛復云山
僧病處惟我自知諸兄們何不自體貼看莫只南去
北來東奔西討學得些些以當平生及乎被山僧輕
輕拶著蝦蟆禪也解跳兩跳總沒箇絲綫脈絡曾記

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大奇解道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時人見此一枝
華如夢相似審如是則適纔鐘鳴鼓響是夢沈檀龍
麝是夢膏粱美味是夢見前聽法意下卜度亦是夢
你莫見山僧與麼舉便道者樣語句是誰不會山僧
還要問你三十三天帝釋夫人烏紗冠頂何處得來
山僧爲你頌看好枝華向夢中看紫翠芳菲色已關
到得惺來華又落前三三與後三三可見諸兄一往
古人平實處不妨領得少覺誦譌依舊七華八裂如
僧問古德如何出得生歿荅云無生歿你出如何是

佛卽心是佛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有些滋味便去
齧嚼被他別行一路將黑豆子換卻眼睛就不是也
馬祖下大寂之子東寺會禪師示衆云佛無住處說
甚麼卽心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如何卽佛復云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諸方尊爲
東寺禪東寺是馬祖兒孫便翻案去也何嘗一往平
實將去山僧也有一頌楊柳鶯聲春晝長桃華寂寞
暗生香誰家曲調吹離恨客思凄然空斷腸後來仰
山來叅東寺便問那裏來山云廣南來寺云聞廣南
有鎮海明珠可收得否山云收得寺云珠作麼樣山

云黑月卽隱白月卽顯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
向前云昨被瀉山亦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
伸寺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山復整威儀進人事了
寺云纔方相見了也山云恁麼相見莫當不得否寺
便歸方丈閉卻門後來仰山舉似瀉山瀉云寂子是
何心行仰云也要識得他大衆思忖看古人通身手
眼恁麼樣子問他明珠卻恁麼道若是今時便豎一
指喝一喝如何及他不費纖毫氣力活活潑潑自由
自在何曾思議造作得來山僧不免爲你一一頌出
廣南珠作麼生白月白兮黑月黑十二連城換不來
海藏龍宮收不得擦向人前太狼藉牧童牛背無腔
笛住住住甚麼南泉陸亘東寺仰山都來是箇蟲蟲
跳蚤拍案一下云不消山僧一拍百雜粉碎顧左右
云你者隊墮酒糟漢又卻如何噓一聲云自由洞來
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雲門顯聖寺住持唯峯隱禪師法語

檀護耆舊請住顯聖寺師于順治癸巳正月入院上
堂拈香白椎竟師乃云神機電掣大用雷奔婢視聲
聞奴呼菩薩有時將千古聖賢打死救活置寶王刹
轉大法輪有時把大地乾坤搓圓捏匾入微塵裏寬

廓無餘此是我愚菴法叔底遊戲三昧爾來不合以
蓬蒿當刹竿將山雞續鳳巢忒煞反常卽今噫長老
到者裏愧無禪道佛法與衆商確有箇親切句子不
妨舉似大衆良久云還會麼金烏夜半離霄漢玉兔
輝輝掛碧蒼

上堂恁麼恁麼木人嶺上遙招手石女谿邊暗點頭
不恁麼不恁麼捏聚太虛空麻纏併紙裹恁麼中不
恁麼昨夜蟪蛄蟲吞卻白額虎不恁麼中卻恁麼故
出死猫頭超佛併越祖旣然者裏透得過不妨竿木
隨身逢場作戲者邊那邊無可不可不但冤親普利

直饒盡法界艸木昆蟲高登極樂且道因甚如此卓
拄杖云颯颯西風臨宇宙深林何處不揮金問行滿
三週已落時人功幹只如無功用行還可酬恩報德
也無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進云與麼則沒絃琴操
中秋月丹桂風傳徧界香師云直須恁麼始得問正
恁麼時忽有向異類中來時如何師云恒河水倒流
進云恁麼則把住要關去也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
馬

上堂頂門具眼肘後懸符殺活縱奪當機自如其縱
也則人人頂天立地箇箇拄戶撐門直得山河大地

雲門集卷之六
艸木昆蟲各具三十二相同轉根本法輪其奪也孤
峰獨坐日視雲漢縱饒釋迦彌勒臨濟德山進前無
路退後無門所謂從來無棲泊處處不逢渠只如二
途不涉別通消息如何話會卓拄杖云一句曲合千
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意旨如何師云風寒雙足冷進云只如萬機俱
息時如何師云座上有老僧目前無闍黎進云意氣
不從天地得英雄豈逐四時推師云休瞌睡
結制小叅秋去風落葉冬回露剪芽萬卉呈枯色蒼
松傲歲華樵徑陵霜艸江干蘆正花玉珠垂石繖寶
月映金沙古佛堂前冷夜明簾外賒達境惟心旨云
何興不奢諸兄弟卽今四溟浪起六合雲游爐烟昇
九重之上耶水瀉萬派之流且道是境耶心耶試道
看

小叅古德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總在心
源所以空王殿上曾無異說翡翠簾前別有家傳翠
竹敲風海底泥牛翻白浪碧烟吐霧雲中木馬舞清
風與麼會得便向一毛頭上建立百千法門將百千
法門攝入一毛頭裏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
諸兄弟還會麼卓拄杖云三四四三三四四四三三

四四三三問門裏出身則不問身裏出門事如何師
云普天雲雨正濛濛進云莫將境示人師云境則且
置三四四三你作麼生會進云兩重公案師云瞎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六

小梅田趙甸編輯

鶴城釋寂現較閱

雲門顯聖寺住持百愚斯禪師法語

順治丙申孟春越州闔郡護法泊勤舊等請住顯聖
寺師於臘月十八日入院卽日衆請上堂拈香白椎
竟師云只者箇第一義亘古以來未曾有一人動着
今日被我法兒和尚一椎粉碎直得遍天遍地滿眼
滿耳無處不是於此薦去不妨大家慶快設或踟躕
一任請問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卽且置祇如賓

主相逢作麼酬唱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進云舊
堂頭退院新和尚到來又如何施設師云看取令行
時進云雨過山添色風來水皺紋師云且過一邊問
香烟騰梵閣瑞氣湧精藍卽不問如何是斬新條行
新令一句師云踞虎頭收虎尾進云雨浴莓苔添翠
色風移萬象報春還師便打僧禮拜云棒頭揭開飛
龍現寒巖石虎嘯清風問高提禪印全正令向上宗
風請舉揚師云霧鎖千峯黑進云今日親聞于未聞
也師云且緩緩著進云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
笑點頭師打云自羞也不知乃云適來疏中有云諸
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大衆還知者箇
大事因緣麼昔黃面老人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人
天百萬悉皆罔措唯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卽云吾
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與
汝廣令流布勿使斷絕自是之後展轉相傳以至二
十八祖菩提達磨於是達磨大師遙觀我東震旦國
有大乘根器得得汎海而來初遇梁武帝武帝不契
卽乘葦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始逢二祖神光斷臂
安心又五傳而至曹溪六祖祖得青原思南嶽讓思
下有曹洞雲門法眼讓下有馮御臨濟自爾一萃燦

爛五葉芬芳千燈互照萬派競流或以立君臣明正
偏透過三種滲漏超越五位功勳復以設賓設主奪
境奪人或時全主全賓或時全賓全主或時主賓互
換或時賓主雙泯更有以九十七種圓相一十九門
施設羅籠四海英靈蒐盡五湖豪傑猶乃三句可辨
一鍬遼空紅旗閃爍而智眼猶迷白日看山而作者
難構遂爾眼聽溪聲耳觀山色不落有無之機迥超
情識之見乃至種種展演種種門庭種種三昧種種
佛事究竟將來總不過爲此一大事因緣而已大衆
還委悉麼若能明此一大事因緣復有何事管教師

木纖芥皆作獅子吼聲鱗甲羽毛齊現毘盧妙相無
一門而非法門無一事而非佛事雖然今日也直得
應箇時節唯願現前大衆各發精誠共揚聖化云云
師復舉湛師翁一日陞座弁山先師出衆問曰石傘
峯頭卽不問萬竹林中事若何翁曰三莖四莖曲曰
祇如石傘峯頭又作產生翁曰七莖八莖斜曰萬竹
林中與石傘峯頭是同是別翁曰三莖四莖曲七莖
八莖斜曰還有向上事也無翁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翁曰七莖八莖斜三莖四莖曲曰向上佛法蒙指
示正偏不落有無機翁曰如何是不落正偏一句先

師禮拜歸衆乃云大衆見此二大老麼一人善射百步穿楊之箭一人能透九曲蟻穴之珠可謂有偏有正有回有互宛轉虛玄妙叶兼到然於洞上宗風大可觀光若乃正眼看來恰似屋裏販楊州當時斯上座若在正好與他震聲一喝因甚如此不見道獅兒哮吼祖父俱喪清化和尚結椎師下座

丁酉元旦上堂師云鳥語初調山光明媚昨日送殘年今朝迎新歲好兄弟會也未張三喫酒李四醉唯有我衲僧家則不然倦眠竹榻渴飲瓠瓢那管他春回臘盡陽和雪消或時向萬竹林中間行掉臂或時去石傘峯頂歌咏青霄說甚麼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得逍遙處且逍遙因甚如此不見道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問普震法雷動大千五雲共聚傘峰前衣冠萬國增新彩老稚咸歌大有年如何是大有之兆師云且喜今年蠶麥熟羅喉羅兒與一文進云恁麼則堤邊嫩柳垂青眼嶺外寒梅笑點頭師云也不爲分外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今日且放過你便下座

弁山玄和尚至引座師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諸昆仲還委恁麼適纔鍊壁生光花宮發豔

明月向寒崖而照薰風隨畫舫而來且道是甚麼人
境界舉昔法華舉到琅邪覺處覺問近離甚麼處舉曰
兩浙曰船來陸來舉曰船來曰船在甚麼處舉曰步下
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便撼云杜撰
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覺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
曰舉上座覺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休恠適來相觸忤舉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覺曰某時到舉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覺
遂作禮曰某甲罪過乃云諸昆仲會麼法華舉與琅
邪覺俱是汾陽高弟亦爲法門白晷你看他一賓一
主一擡一搨無非要發明汾陽作畧共樹臨濟家風
若是雲門看來總是一對小家子禪何似我弁山法
兄昨日到來雲門也不問他船來陸來他亦不道在
河下步下但只喚侍者汲耶溪之水烹爐峯之茶一
味促膝抵掌談笑寒暄而已諸昆仲且道還是世諦
流布耶還是別有佛法耶良久云須知烟浪裏更有
好商量

監院大觀請上堂師舉臨濟問監院云甚麼處去來
院云州中糶米來濟遂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者

箇麼院喝濟便打次見典座來舉前話座云監院不
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乃云
者箇小厮兒將謂有多少奇特伎倆猶不免鼻孔落
在者兩箇驢漢手裏雲門今日不打者破鼓箇且道
如何施設揮拂子云靜坐山牕聽流水笑看船子下
揚州月滿載桂正秋萬里江天飛白鷗衆兄弟秣如
適來與麼道畢竟意在甚麼處嚙良久云昨日監院
進山大衆今日有齋喫便下座

震南上座請上堂師云菊殘荷盡影蕭條且喜今逢
十月朝犬吠寒巖雲覓洞猿啼老樹鶴歸巢風淡淡
葉飄飄江邊漁父持竿立何處樓頭弄玉簫遂顧左
右云大衆會麼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忽得箇淮南信
且道是甚麼信無角鏡牛眠少室黃梅石女夜生兒
喝一喝云也是妄通消息維那問石傘峯前子轉身
而就父雲門寺裏臣退位以朝君退位轉身卽且止
金針密度意如何師云洞古闢雲鎖進云可謂木童
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師云月隨流水沉進
云恁麼則松風流水天然韵抱得琴來不用彈師云
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進云不圖鬪富誇奇也要
大家知委師云且去做維那

丁酉冬結制日上堂師云砂鍋裏活煮佛吞鐵斲上
生煎祖噉眼空宇宙情絕聖凡且道此是甚麼人的
作畧試出說看問截斷凡情密不通風迴超聖解徹
底掀翻徹底掀翻則且置如何密不通風一句師便
打進云祇如鳥道平沉魚龍匿跡又作麼生師云正
好喫棒進云恁麼則可見耶溪流水長師云程程著
艸鞵問三月開爐九旬煅煉卽不問祇如超佛越祖
一句如何施設師云石落落玉磊磊進云恁麼則一
句曲含千古韵覲面拈來更轉新師云誰是知音問
結制開爐叢林舊案鉗鎚煅煉佛祖繩規不落今時
請師垂示師云鑑湖水急舟難渡進云恁麼也是矢
上加尖師云秦望峰高鳥不飛進云謾道洞山分五
位誰言臨濟立三玄師打云不到黃河心不死乃云
雲門今日開爐不集請方舊窠子將禪道佛法繫綴
汝請人只要你淨無纏赤灑灑向猛獸裏藏身劔刃
上舞步果爾絕後再懸自然欺君不得所以古人謂
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容嗟解者不厭惡
若到者般地位始有問話分不見適來者僧問云不
落今時請師垂示山僧荅云鑑湖水急舟難渡僧進
云恁麼也是矢上加尖山僧又向他道秦望峰高鳥

不飛衆兄弟且道山僧意作麼生還是答他今時耶
那畔耶當面垂示耶別有奇特耶若向者裏緇素分
曉不妨同生同殺同收同放分君臣明滲漏立賓主
論玄要等閒施一機塞斷千聖咽喉露一境換却衲
僧眼睛苟能如是總非分外雖然若據諸方論量似
者等漢必向明牕下安排待爲上賓惟有雲門者裏
則不然正好喚來與山僧洗脚何故如此慕顧左右
云未曾向你紫羅帳裏撒真珠在下座
至日上堂師云燒瘢青溪解凍五雲書物陽初動說
甚麼刺繡工添一綫長試看那牕前明月梅花弄不
萌枝上曉啼鶯無影林中飛綵鳳好大哥休打闕此
情不與尋常共衆兄弟祇如正恁麼時還有佛性義
也無以拂子擊案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盤山
老漢大似見處偏枯爭如我雲門者裏只一味本分
生涯隨緣粥飯或時則對賓酬酢或時則曳杖徘徊
風敲翠竹而韻入笙簧日照幽溪而寒光瀲灩岸柳
爆黃金之色梅花吐白雪之香正恁麼時喚甚麼作
三界喚甚麼爲四大何物是心何者是佛直饒德山
有棒祇堪燒火臨濟有口正好挂壁雖然只如雲門

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遂喝一喝云也是牽牛拽磨問祖師禪卽不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火裏著水煎進云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瓦礫生輝如何是祖師禪師云十石油蔴樹上攤僧擬議師打云者鈍漢

晚叅舉昔大顛禪師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公因措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神思不憚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門首乃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舉前話座云侍郎作麼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扣齒三下公復問顛顛亦扣齒三下公云信知佛法一般顛云見何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不座云是顛便打趁出院乃云者則公案諸方啄啗者甚多錯解者不少或曰首座不合荅是是乃歎語十成語逐塊語所以撥出或曰首座亦是作家大顛老漢令不單行要借首座鼻孔出氣若恁麼話會總是群盲摸象各說異端有甚麼了期大衆旣都不是畢竟請譌在甚麼處聾聵

卓拄杖云不因盡法無民也爭得山河一統歸
晚參舉昔臨濟會下兩堂首座相見一時同下喝僧
舉問臨濟云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正恁麼時還有賓
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後來承天宗曰臨濟此語走
殺天下衲僧我卽不然當時見者僧舉但云一對無
孔鍊錘師著語云何止一對昭覺勤云正敕旣行諸
侯避道師著語云只解順水推船不會逆風把柁大
瀉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的道理於此會得一雙
孤雁撲地高飛脫或未然一對鴛鴦池中獨立師著
語云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乃云大凡古人
垂示一言半句要且不過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
去縛顯露衲僧向上爪牙豈徒然哉是故臨濟門下
或有時主看賓或有時賓看主或有時主看主或有
時賓看賓主看賓你須是箇人始得賓看主探其師
家有鼻孔無鼻孔主看主兩俱作家賓看賓二皆瞎
漢所以者僧見兩堂首座同時下喝將謂無賓主可
分故臨濟向他道箇賓主歷然者一句子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大難湊泊直饒承天昭覺大瀉三箇老古
錘恁麼提掇總是靴裏動指醉後添杯若是賓主歷
然的道理又不啻鄭州出曹門遠之遠矣大衆要會

賓主歷然的道理麼雲門今晚不惜面皮要與諸人道破驀拈拄杖喝一喝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祇如未喝已前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與麼則千古無鬚鎖從來不動搖師云者裏用不著僧一喝師云你者一喝是主家分上事賓家分上事進云萬竹林中意風光別有奇師便打僧禮拜

晚參舉昔洞山因僧問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煞閻黎熱時熱煞閻黎乃云善行者行徧天下無轍跡善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衲僧家貴乎言外知歸勿向句中取則有般抱橋洗脚漢便云者僧問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此是正中偏底意洞山荅他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此是偏中正底意僧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煞閻黎熱時熱煞閻黎此是偏正回互妙叶兼帶底意若是者般商量甚處討好洞山早已佛法掃地焉到如今正所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雖然洞山老漢者樣荅語惹人易生情見轉多穿鑿山僧雖是他家兒孫終不作者般去就如有人問山僧寒暑到來

向甚麼處迴避但云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等他再問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只向他道寒時寒煞闍黎熱時熱煞闍黎大衆且道山僧道底與洞山道底是同是別具眼者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方知春色無高下如檢點不出莫恠花枝有短長

晚參舉昔白水本仁禪師示衆曰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曰如何是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仁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是爲汝說荅汝話辨得出有箇入處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恠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作麼生入乃云正所謂斬蛟者忘其水逐鹿者不見山爭恠得雪竇簡點雲門亦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儻有僧問云如何是聲不是聲當頭一喝待他再問如何是色不是色劈脊便棒或云和尚莫向聲色裏惑亂人家男女好雲門直得禮他三拜何故聾末法時代求箇伶俐衲僧也難得還有麼慕顧左右仲冬嚴寒不勞又立

晚參舉昔夾山初住潤州鶴林寺一日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

無瑕時道吾在衆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來祇對者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恡慈悲道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云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卻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山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若去須易服裝束山乃散衆易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子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山云不是目前法子云甚處學得來山云非耳目之所到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子便以手落水中山纔上船子云道道山擬對子又打山於此有省乃點頭子云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子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旣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子遂喚云闍黎山回首

子豎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山住後道吾復遣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吾云者漢此回方徹乃云凡爲祖師門下客須具明辨古今的眼目把定軋坤的手段處處有出身之路言言有超脫之機誠能如是一任指瑕摘疵判是定非若是依通見解義學沙門正是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甚麼交涉你不見僧問夾山云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可謂鸚鵡學人語故致道吾失笑道吾忒煞慈悲遂指引往叅船子果於船子篙下豁然有省故船子向他道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看他夾山便會轉身吐氣遂問云拋綸擲釣意旨如何船子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便解針來綫去虛玄不犯故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若到者般田地地方與古人把臂並行分烈爭輝不爲分外雖然如是當時若非道吾旁敲正打始終相爲又爭見得夾山光先耀後哉正所謂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是事且置祇如夾山先恁麼道致令道吾失笑後亦恁麼道道吾滿口肯他大衆畢竟節目在甚麼處豎拂子云尋常一樣臆

前月纔有梅花遂喝一喝云不得者一喝幾乎道箇便不同去也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八

小梅田趙甸編輯

蒲陽釋照鏘較閱

規訓志

古人依經立方見病處藥人雖無病方書必存况
迺無麤無精無巨無細無本無末無重無輕無動
無靜無行無止無勤無倦無舍無取若方書所載
祇是以燈去暗固暗無其暗亦燈原有燈是則猿
馬既馴控鑣猶在其室民免有恥蒲鞭必懸其庭
庸遵祖父規矩方覩叢林安立志規訓

開山散木和尚規約立石永爲遵守

一當家頗能過日旁人不可許謀篡除當家自欲退者須白衆從公議擇本宗能者不可許依次排撥亦不許私傳所愛又當家乃叢林所係事非常比必須從公擇其德力俱備者不可私意干謀神天共鑒

一家主須自量才力如不任職應退已讓人不可苟延歲月以致常住虛耗

一常住所置田山本爲香火悠久只宜自種不許寄托俗親種植以致侵損

一新舊常住相交舊有盈餘登簿入庫房有欠下債務新常住不擾

一不可諂事權勢將常住僧寮借彼暫居以貽後患不依者許者住者各遭天報

一不許另立烟爨二時飲食必須隨堂等同甘苦老病者不拘

一本山法屬欲同居者須與常住分理事務不可坐受無功之食除耆宿退居昔有功者病者

一家主及內外職事處事必須公道勿得情存憎愛

一犯根本戒者出院

一盜竊常住物者出院

一不許各置經堂私攬施主經懺斗愿者出院

一侵損常住者出院

一挾讐誑造揭帖者出院

一交拳相打者出院

一不可希圖微利容納無用之人坐食生事闕闕
是非

一搬唆是非者出院

一借常住行事者出院

一借常住名色在外非理募化者出院

一內外執事有犯過者命議定罰

一將常住物私做人情者罰

一除當家外不許私收徒眾

一名聲污穢者不許同住

一除常住事外不樂參禪學經務已業等行好于

露處屏間戲謔談笑及不正之言者罰虛消信

施空喪光陰至老一無所得自當省察

住持瑞白雪禪師戒約

一則

世尊在世僧依佛住世尊滅後僧依戒住戒也者

出三界之元首登四聖之要道也豈可一日而有
怠哉戒若有怠則塵不可出道無所明願無所興
生無所度何得爲衆聖之皈者乎如是則知戒爲
無上之梯航破暗之明燈矣應當至意滌慮翹誠
求佛冥加感發戒體所言戒體者卽我等之自心
也是心覺徧謂之佛是心軌持謂之法是心和合
謂之僧是心圓淨謂之戒卽四法爲一心卽一心
爲圓宗戒體卽戒體爲萬行根基烏可有怠也歟
住持石雨方禪師約 一則

山僧昔日行脚參究雖切不能忘情典籍又不肯
安于講肆見枯木堂太覺枯槁文字場未免支離
故奔走諸方俱不耐久唯我先師法席兩得兼之
近時學者眼不識一丁曾不識古人操履高下不
知取法語言無味一意輕心慢心虛消信施以爲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及至查他行
實行實不端究他見地見地不穩偶因策發勉做
工夫到無棲泊處不是着魔便是着怪所以雲棲
大師要人麤通文字先師亦嘗勉人苦學良有以
也今與大衆約定長期坐禪必須有緩有急急則
七日緩則三日於緩中間坐香之餘日看語錄約

香一炷亦不許涉獵雜典須看自己與那箇古人
可做有要緊處畧通商議於急中間不得沾着一
字設有親朋不許招接音問亦不許私通毫髮三
月一解一解卽結四季恒然卽務下亦宜于正事
之暇看教參詢晨昏莫怠而渴慕禪堂者至秋收
已畢亦可入堂結冬安坐至春又須出堂運爲隨
緣隨分以道爲事一舉一動同甘淡泊此可爲不
易恒然之約也

住持三宜孟禪師約

三則

穴處巢居古猷也其次立精舍以安老病益爲不
能行乞者設以比丘寄于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
還去不復返又何暇營構乎末葉之居廣廈者驕
恣日甚奢侈時更是百丈所以立規約以範圍之
猶隄防之且慮蟻漏也近之張大門庭蔑視繩趨
是師旅之廢紀律又何能克敵者哉茲以院事肇
興尤爲急務因酌衷前烈便于日用息譏免嫌者
畧爲數款庶乎三令五申之遺意耳其幸各遵守
之

右規約引

禮以防亂法以禁情然禮法者定輕重之衡石鑑
妍醜之菱華自不可斯須失之矣况乎賢愚共聚

異姓同居百丈倡清規之欵諸祖列僧約之條濟濟多士皆所以明大法嚴大律張大門庭調攝大眾使聞者見者培信種子嘉田發靈機于淨域是其顧盼之餘指揮之末皆可以法範龍天獎提後學况其他乎然我輩冠天履地形備丈夫舍寶位于金紫棄紛華于玉帛披如來衣爲出世師固當紹佛祖位荷負大法入我門來廉纖脫盡窒礙無餘盃袋子偶然打失且尚可驚矧禮法乎或曰大匠不示人以樸大悟不繩之以方可尊者日在青樓憨布袋恒居酒肆泉大道不識袈裟鄧隱峯僧堂不住葦苴之狀可憎猖狂之態可虞皆龍天訶護鬼神退舍百丈清規祖翁禮法何所施歟吁飯袋子相隨來也

右堂規引

道之所以不隨世喪者藉我輩繼起之雖釋尊之大備三五之大成必不以獨任爲兼才自化爲廣道理固然也况時當末運法在季秋行道者以姑息爲仁叅請者以猜忌爲智從中援振者操舟逆水自不可與安流同年而語也時復更變之末驚覓未定法輪慧命若絲縣九鼎幾何不爲其淪沒矣今之所以爲弘法之舉者續旣往于將來承幾

微于光大使吾道之綿歷推廣是必有有力大人
間出之豈復爲一山門一大衆而垂感邪若職事
輩念法道之縣絕則職事法道矣固不在吾三囑
也

右職事引

住持百愚斯禪師規訓

三則

夫國家之有法度叢林之有清規無法度何以約
民乏清規無以肅衆法度清規不可一日而有缺
也是以主持之人雖有進退而叢林規繩安有進
退哉凡內外各寮執事不得因方丈退院妄生覺
端擅自行事如有不遵清規者知衆鳴鼓集兩序
大衆同議輕重而罰如有奸頑梗法不服者燒衣
單鳴鼓而攻之庶使叢林不朽大衆安心矣兩序
執事必待新堂頭入院之後將常住帳目等一一
交割分明及山場田地文契界至同新堂頭並新
執事領至本處一一踏勘清楚令後人以便照管
若欲他往預前三日入方丈告別然後乃行各盡
其職古云三代禮樂在于斯矣若不遵行非佛弟
子

右囑托兩序畧規

夫叢林之創蓋爲接物利生之所設也是以從上
諸祖莫不隱勝現劣用攝同事或乃負舂挨磨而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八
傳心或復執爨樵薪而得旨戮力匡勦互揚法化
苟能如是弄瓦搬磚步步登文殊之智地擔泥運
水頭頭入普賢之行門福慧二嚴自他俱利朗龜
鑑于斯時作規繩于後世庶使叢林永永不替矣

右誠勉職事

自有叢林以來龍蛇混雜凡聖交參也久矣既有
龍蛇凡聖然而善惡是非於是生焉是非善惡亦
人之恒情雖聖人出世猶不能免而况此鬪爭剛
強之時者乎雖然是非善惡原非一定在於主法
者嚴與不嚴耳茲乃立一擇善逐日輪流各寮巡
察互相警策慎勿情存憎愛護惜瑕疵凡有功者
必記之而有過者必錄之至月朔日同兩序大眾
面議依功大小而賞據過輕重而罰務使人人息
鬪離爭趨善向道共披迦葉上行之衣同坐如來
法空之座自利利他令法久住如是行持孰云法
門小補之哉惟冀遵行勿得違悞

右擇善引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八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九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九

小梅田趙旬編輯
檣李釋行帮較閱

真蹟志

經稱七佛次第出興始于人壽八萬歲時洎人壽
三萬二萬歲時出劉恕外紀稱三皇俱一萬八千
歲唯人皇則漸次衰減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此則由二萬歲後差減也釋迦則出于人壽百歲
之時然則由歲之多少以推人之形量未可以目
睫懸度也由後測前人身長大唯佛能知若是而

真蹟見示人之駭也宜其然也又文王十尺而防
風專車尼父能辨則劫初長壽知異于堯禹之形
鷄不足攀鵬蟻不能料象固拘于質爾不可思議
之事多于恒沙豈以見聞局諸志真蹟

佛牙增記

佛以像教法流支那欲令衆生越于苦海佛恩難報
靡可得喻雙林涅槃復以舍利馳送甬東之域鬼以
捷疾效神菩薩尋訪聲如巨雷省其緣及卽建增寺
此以真迹熏被無窮亦時放光顯其靈異此蓋赫然
寰宇洞達帝聰匪勵一代千里萬里海民山繚輪蹄
舩艤徒步頓顙不顧軀體違惜命根如是者何也以
得見舍利卽見如來無相之體法身充滿惟以是故
而又不特阿育之增爲然也川秀巖郁芝香雲清溪
號五雲山名玉筍自稱腐塊來游來棲豐干再起而
緣忽投之也其名曰散木湛然師灑灑澹澹噩噩落
落于于翩翩藹藹兀兀不雕不鑿坦蕩自然乃離越
州泣吳都覽海湧之峯躡穹窿之岫訪支遁于支硎
之巔臨太湖于縹緲之上而顧乃城市維運負販稠
廣室廬鱗次兒女嬉遊奄有大光照曜天地光中有
佛七寶蓮華結跏趺坐湛師見之頭面禮足合掌聞

繞心自思惟以何因緣有此光明即而視之迺有巨骨一童子以索纏縛拖之以戲湛師惶悚知非常者必佛靈骨因作是念若前放光繇此威靈當復重放作是念已光果再騰因温言和色以告童子汝從何來乃得此骨汝久褻慢恐損汝福不如捨我童子不許旋磨旋拖且如馳馬湛師皇然復從童子宛曲告言汝欲果不我與汝果童子搖首此時湛師憂悞煩悶復再三告而隨于其家訪其父母知為陸氏

係唐陸亘

大夫之裔祖為寧府儀賓身為鑿士號淡玄

遂囑徒天耳竟詣其家請陸

聽法時湛師講經于

漸告以故陸唯唯歸諭長子不

允即疾見光次復不允亦疾見光隨感其異齋送到

師湛師捧牙如父違失一時相覲而多人噂喅或以

為象齒也或僧闕然以為吳利也便即懲憊集多雜

人輔相鬪諍天神來護俱不得擊將速之獄湛師幾

受縲縲之困趣入邑門又于空中陰覺神護或生恭

敬稍知退悔散去然街傳巷議更迭守護毋俾齒出

迺先之侍者者詣葉托宿

葉居士係嘉興府中葉沛林之父

光現疑

火鄰室驚怖者旋歸越迎入顯聖由是風播四達觀

者闔庭溢廡或聞之令令以為魚齒偽也以火煉之

三日色逾鮮盛後蕭邑令聞其事語曰若海魚骨火

之立毀今不毀者當是靈異未可輕論時佛牙在庫
收貯旋復放光令始異許迎歸于是會蕭二令主同
至顯聖禮拜來求懺悔湛師爲鑄鐵塔七層以奉之
焉由是疑者信慢者敬矣顧殿未建而湛師順世迨
瑞白師主法席始于大殿之左廂定其規模經之營
之鳩工庀材殫其劬勞不辭勸亂高基敞豁欄宇肅
翼玉鳥朱楹雕蕙翠瓦外睨鎬鑠晶瑩軒翥中涵幽
邃霽靄青或穆然曼隨雨于虛際宛爾妓樂鳴于空
中矣爰瞻其塔巖峩峩洞以閭闔繚以欄楯起伏
懸聳疎密羅環七寶校飾彷彿輝豔同于佛土顧佛
以此示現于世爲欲饒益一切令發菩提不退轉故
現大人相令知世界國土無始來無量阿僧祇劫不
可說不可說難以意精卜度凡智測料爾也夫拱把
之木異于函牛之幹十丈之枝殊于數畝之蔭象馬
之數語于銜耀之燭龍則眩而失色鷄鳳之聽進以
飯蛟之金翅則惑而難思職方外紀多見異聞山海
奇經不無長國堯禹已來之書三代而後之論亦頗
無盡也矧夫三墳未起之前七佛爰興之始年壽不
同形容遠過正報依報俱越常理委以世諦操型豈
合聖模高躋雲耳而望高曾如周人帝武商人皐卵

儒文拘縛動以爲疑而伏羲鱗身女媧蛇軀置爲荒
畧必以已况信難符契徒贅辯剝遂與訛義益增瞽
說故拘事者不能譬理泥形者未足參大况夫世芥
不可思議業報不可思議壽命不可思議形相不可
思議國土不可思議出現不可思議遺迹不可思議
佛欲令知鈍根咸知佛欲令見一切得見欲令不得
見割目而不得見雖通天眼亦不得見佛放光明下
至地獄上至有頂所應度者皆令得見不應度者對
目不見湛師朝阿育舍利佛現半身其他人或赤或
白或大或小或見或不見或止于其處或懸墜使見
或放光使見然則佛齒雖時放光人亦或見或不見
湛師則于光中見佛大根偉器佛所記剗未可槩擬
也余小子瓊尾之流覺不逢源學難知古以蠡測海
以管窺天矧以聖事酬以凡音必多迷謬願申懺悔
謹記

佛牙銘

陶崇政

湛然禪師杖錫東吳迎佛牙以歸供奉于雲門之
顯聖寺緇素之拜禮者闐隘山谷時土人私悒呈
牒于官暫貯藏中湛師求索無計欲給諫弟請于
邑大夫未許也且鄉里小兒有疑其爲魚骨方爲

師解嘲欲其稍緩以待議定曾托寓言說偈云云
今佛牙歸寶刹而置塔以龕民之囂者息矣而前
此之偈將欲付之一燄重作佛牙銘銘曰
西方國土有聖人面如滿月光由旬紫磨金色現化
身三十二相神臂伸兩目紺碧映朱脣舌端沩沩轉
法輪齒根直透須彌垠一自涅槃供天神竭來遊戲
化愚民尺梓爲檀錦爲齒湛然導師護法臣迎請東
吳頂禮申未入塔廟經城闈百千螺鈸動香塵鄉里
訛傳官長瞋放光邑藏金與銀花旛寶蓋車鱗鱗送
歸若耶溪之澗石幢玲瓏衆所親萬年遺蛻光逾新
撫摩羅拜種夙因觀者須知作者辛

佛牙頌

百愚斯

偉哉婆伽梵果極名調御曩劫積殊勳萬德體圓具
法身本無爲而不墮諸數不生亦不滅無來亦無去
無形示有形無住顯常住亘古一物存不壞號堅固
處潔以非淨居染而不污瑩然如玉溫離塵尚皜素
瞻之猶珂月津津澍甘露大小阿毘曇一切文身句
頻伽微妙音悉從齒端注熾然無間歇普徧刹塵土
不可以耳聞不可以目覩耳目不可近近之大火聚
愚昧自疑惑闡提見嫉妬美茲智慧人一見而了悟

我祖獲斯瑞千載罕一遇永爲福德城廣闢人天路
我今作斯頌大海一滴助大海無增減我頌賴茲布
並冀垂不朽盡未來如故

存焉睿

默時說說時默兩片脣皮藏廣舌偶從一齒露雲門
天魔觸著頭腦裂

山目森

稽首雄尊靡幻妄修來劫數經無量熾然說法任縱
橫頓起群機咸仰望旣入涅槃不壞身唯存齒具大
人相華紋潔露悉幽香塵垢豈能生掩障現此光明
化佛儀瞻之如是難名狀身心隨喜萬緣空功德皆
崇無比况

漚和隆

如來齒相妙難宣流落人間不計年却遇湛翁親檢
得拈來端供傘峯前浮圖卓爾擎天地齒湧金光覆
大千落落玄音猶在耳融融寶色迴超然聖凡觸著
何回互佛祖難分正與偏緬此雲門稱法窟人天瞻
仰永無邊

時一現

紫磨金身隨灰燼滅獨彼玉齒晶光聚發其光伊何

流照震且艸芥昆蟲懽舞咏嘆維此雲門諸祖法窟
吉祥所舍於焉示跡緬惟當時說法無畏顯正摧邪
風飛雷厲嗟生像季不預法音瞻禮齒相悲喜交心
吶吶秦山湯湯鑑水山峙水流稱頌不已

履霞潤

不捨一法大哉慈尊悲心未盡玉齒猶存光射無際
增振雲門稽首瞻仰刹刹塵塵

三牧止

稽首導師二界無匹萬德互融功圓無極弘利四生
化身千億普注甘露二根蒙澤無相顯相無滅示滅
全身燼餘玉齒光發遇斯光者俱得解脫爲人天路
渡苦海楫大海爲口須彌爲舌盡未來際奚頌其德
爰賴祖恩得禮其增願鎮奕世祥光永赫

劍叟呈

於維天竺紹榮散木金光明齒映輝萬竹聲光如鼓
增凌空矗五百由旬天王華屋子孫如環以嶽以瀆

尸峯普

潔如新月樣如弓遺鎮江南第一峯堪笑瞿曇成露
布至今說話不關風

寒松操

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風吹渾莫入火煉却還難由來
語默音無碍自是青黃色不干名落閻浮嫌地小氣
凌霄漢逼天寒層落落影珊珊千古萬古與人看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九

雲門顯聖寺心卷之十

小梅田趙甸編輯
汝南釋智芳較閱

宰堵志

大涅槃經佛說是已旋即唱滅昇虛自焚舍利如
雨迺阿育王七寶造塔八萬四千莊嚴思慕流布
諸土支那亦二然般若經無相章句即爲有塔甚
深經典恭敬圍繞此何以故若以色見以音聲求
敕云非是然則幽堂崇起蒼松翠柏望之儼然是
生滅法則此舍利以示後人仍是無相雖然無礙

法界唯人自會志塏墓

傳曹洞正宗三十一代慈舟念禪師塏

自龍德左峯鈎瀉盤迴入西爲西山卯向由麓而昇計二百八十步山形翼衛松柏陰森前几仙桃峩然特聳此爲住宅矣妙峯高禪師于天啓四年附塏于右錦堂胤禪師于崇禎十三年附塏于左傳曹洞正宗三十二代湛然澄禪師塏

龍德一峯獨峙迥然天表逶迤迴合環若罌罍獅眠虎伏映帶左右前几則酒缸山上少起一尖而石旗左扈傘峯右擁山川之秀望之遐暢氣脈竅篠遞見窅豁自山跗上躋靈塗幽曲約五百武家丁山癸向幽堂平舒展禮寬暇皇明天啓三年造丙寅示寂奉靈骨藏焉

傳曹洞正宗三十三代爾密液禪師塏

卽散木塏之下蹊隧逶迤由發階而複入步四百有六十焉松杉蒼秀諸峯擁翼獨當一面矣山向與散木塏同皇明崇禎十五年臘月建

傳曹洞正宗三十三代具足有禪師塏

龍德之左嶺盤峙一頂竈卽相承繇山跋而趨四百武轉入丘窟幽銜柏竹標竦屹然雄室申山寅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十
向几案參參崇禎壬午臘月營造焉
傳曹洞正宗三十四代歷然相禪師塏

與具足禪師之塏相齊魯焉幽域賁然共生瞻仰
蓋龍德西嶺爲南山別幹坎窞連倚堂階竦翼亦
佳卜也山體居酉以卯爲向矣

傳曹洞正宗三十四代唯岑巖禪師塏

龍德之右鳴官陵別衍爰相其攸遂爲窀穸之壽
區焉巽山軋向自山趾歷隱翠窩後入嶺路四百
有餘蹠焉

本山監院本際師之塏

右龍德山之下懸致轉入爲未山丑向歷屨二百
三十步迺躋焉塏貌整肅松栝蒼複人所具瞻矣
崇禎癸未應鍾月造此塏域云

本山監院季玉師之塏

同本際常禪師之塏居于右巳丑孟春入樓焉

本山普同塏

在監院塏之右丁山癸向天啓甲子年造

雲門湛然澄禪師塏銘

陶奭齡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東關夏氏子
祖千徒手擊虎椽父邑中推爲孝子師生而頴悟具

辯才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
無所諱憚父時產落徙居蔣家山親沒乃求度世往
臥僧寮中有鬼撼其牀幹累囑之不肯去師曰山鬼
伎倆止此矣遂寤睡達旦去依玉峯師始習文義次
依隱峯師時祖庭荒寂越中衲子初未有問祖師西
來意云何者峯稍通其旨見師應對敏捷乃曰是兒
始可參禪師忽聞參禪字如逃虛人聆親舊警欬其
側身心踴躍不能自己每欲置問而苦無下口恍忽
經七日猛入室叩請峯曰但看取念佛是誰師於是
刻刻提持寢食俱廢經三日有省趨似峯峯曰似則
似是則未是師羅懣而退一似有物礙膺茹吐不得
者行坐恟恍衆謂其癡如是者三年年二十四乃詣
天荒山投妙峯師峯爲祝髮圓僧相時冬月寒甚體
無複裋而通昔參叩未嘗就枕明年採茶於葉家山
聞僧誦傳大士法身偈於是礙膺之物爲之脫然然
能茹之不能吐也入郡城分衛受戒於雲棲還以高
峯海底泥牛話叩南宗師宗越所推爲宗門老宿也
舉未竟宗厲聲一喝師點頭而已掩關於天妃宮三
年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因緣自是始解下語又掩
關寶林寺三年憶與錦堂師論軋峯舉一不得舉二

話始豁然無復疑滯乃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裏
曾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
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意鷄過新羅刻舟求
劍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
臼不存軌則矣住止風塗與南宗晨夕究竟時慈舟
和尚自少林來爲南宗同門友因請憩息師以所悟
求證兼聞洞下宗旨呈偈相印可遂定師資之禮焉
至京師與達觀月川諸大老分道揚鑣未嘗少讓諸
師亦歛衽稱歎生平不爲律縛脫畧軌儀從前所爲
一不覆藏腸直如絃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皆
以本色語相鉗錘雜以諧調未嘗有所揀擇然識者
自貴尚之不以率故貶其道價也中年以來耳根幾
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所交縉紳皆當代名士而
與余兄弟特善所以獲管窺茲事得師力爲多得法
後踞講席者凡四十餘開堂說法凡六其嗣法者九
人爲明徹明懷明方明孟明渡明有明雪柳演李曇
茂皆能舉揚宗乘爲後來眼目所著有宗門或問慨
古錄若干卷思益簡註楞嚴臆說法華意語若干卷
會涅槃疏金剛三昧註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法語若
干卷皆行於世晚年頗崇有爲見人卽勸行施曰吾

將究竟檀波羅密具足功德法財然後已余見每調
之師厲聲曰子一毛尚不肯落乃欲開大口謾人天
耶余笑曰昔黃龍設三關不若吾師一關之難度也
所脩大利凡五治石塘自西陵至壕曹二壩爲里凡
一百六十建亭橋凡幾凡可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未
復欲脩鄧山阿育王寺資已具屬順世乃已弟子明
敬始克成之師於嘉靖辛酉八月五日生於東關兒
時常遊戲天華寺之廢址時其地已歸勢人師每發
願恢復旣得法已游行於四方未暇及也余兄女女
章氏者早嫠捐資贖以爲寺寺成以奉師天啓丙寅
秋講法華於華嚴寺十一月四日期畢至天華爲衆
小叅因示微疾遂逝豈昔人所稱葉落歸根者耶享
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三門人迎遺蜕塋于顯聖寺
南山師手所定也其弟子懷公譜師遺事請銘於奩
齡會奩齡方宦游嶺南久未屬艸泊歸而懷亦順世
適方公繼主天華法席雪公分化弁山復以塋銘爲
請因以平昔所聞攷諸年譜叙而銘之銘曰
森羅萬象一法所印孰佩其符以揚正令大末緣火
蟪蛄巢空往寧有至來亦無從曹源一滴巨浪滔天
卽心卽佛語直而圓窮其變相千七百則如開武庫

滿貯矛戟試拈寸刃便可殺人東而不御徒手逡巡
堂堂澄師隆頂秀目周雲四垂詎階尺木曹溪耶溪
異流同源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師之圓通於是乎證
玉筍業業花宮四敷透夷南岡吉祥所儲慧日旣匿
靈炬俄隕庸庸攸灼緒弗其燼後千萬年不替引之

碑末跋語

附

銘成日愚兄弟俱捧讀不置方已加額曰居士與
先師又過于天覺張公於準堂者惟自慙無妙喜
數千里行乞之勤使先師金剛眼睛一筆點出照
天照地何幸如之然先師生多異跡卽示寂時別
邑宰馬公及金神迎請并速完法席豫知諸事
兄弟悉能各以所見言于居士居士俱存而弗論
益知居士知先師之深矣天覺已爲知準堂何諄
諄以舍利流珠諸根不壞爲言方謂居士卓識有
過于彼者非耶嗣法弟子明方敬跋
湛和尚與石簣石梁兩先生以法爲友不啻楊李
之于慈明湛老與無縫增示現仝而石梁先生向
虛空中輕抹一毫較無盡銘湛堂筆尖點眼殆又
過焉先生復請湛老法嗣石雨大師繼主雲門法
席而銘適告成因圖鐫石以垂不朽愚兄弟久受

大師教遂以管城之役命余余小子何幸而於般若盛事共出一手哉字之工拙都不暇計矣種香居士祁豸佳書并識

東山爾密復禪師塿銘

余觀古開創明王中興英主出而御世必有聖臣賢佐風虎雲龍固氣運使然亦因緣有會而法王之或開創或中興龍象駢臻傳持大道則亦有然者曹洞一宗開創於洞山其法嗣之盛固不必言繼之而中興者指不勝屈獨宋投子青禪師與我明雲門湛大師尤爲中興之英特蓋兩師皆於絕續之界傑然而起其力愈巨厥功愈偉以故投子之後得芙蓉楷諸名公爲宗門天柱而湛大師法嗣之盛亦古今合轍也湛大師道法盛極一時海內英緇奇衲無不求入室霑法乳而大師深得古人慎重之意於諸英奇中密驗精勘必擇其真可付受大法者方爲印可自道法大行後以至終席僅得七人焉如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爲數無幾而稱得人之盛者必首推之東山爾密大師蓋其一也師諱明復字爾密別號散伊會稽王氏子生而雄偉力能仆牯賦性爽直齟齬中見隣里不平事輒奮身相助家貧未嘗讀書然日課金剛

經不繇師訓似解其理二十一母見背益淡世味慕
 雲棲道風遂往師之明年謁貞白珊和尚於大慈決
 志力參殆忘寢食偶往德清探友舟中聞鐘聲豁然
 有省信口占偈曰鐘震空身世觀音獨露身泥牛銜
 月走木馬報新春時年已二十七猶羈俗也次年隨
 珊公入光明寺父兄以婚逼歸師外似無忤色而志
 已如石及期潛往開元僻處薙髮復入光明服勤於
 貞白者數載性相二宗咸領微旨珊示疾師竭誠左
 右願以身代珊示寂師躬壘塿以厚終事其篤於師
 資之誼類如此嗣謁名宿一金融公齋唱甚洽融曰
 子再來人也當遍叅有道乃詣雲門叅湛大師恍有
 宿契師呈聞鐘因緣湛曰汝夙有善根故得隨觀音
 人道命充維那臨事不苟有古人風一日湛翁上堂
 曰放下著師在座下全身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
 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踏著來時路點點星輝
 斗柄垂然韻秘之不以呈雲門也越二載雲門密驗
 師堪任大法命呈行脚師竟不呈侍者具足洩其偈
 雲門佳其幽玄綿密付以偈曰鐘鳴與鼓響觀音塞
 耳門真得圓通意騎月上崑崙蓋天啓癸亥佛成道
 日也師以從上授受之重借具足師入東山香雪塢

韜光晦迹頗有大滬初住之風天啓丙寅雲門示寂
天華席虛衆請師敷演楞嚴期畢以育王終事抵金
陵適博山和尚開法天界師謁之山與論物不遷旨
徵辯竟日了無窒滯山云江南佛法洵自有人旣而
東山國慶寺延師爲中興第一代師芟艸莽而居之
耕耨工役師皆躬先勞極勿爲疲數年間規制大備
而果熟香飄四方學徒憧憧至矣師終無意出世栽
田博飯壞衣破衲條然自樂每痛恨今之乞憐人世
搖尾檀門者恥辱宗風玷汗名教而思以一身爲中
流之砥云自後八載間聲光闡彰以講席禪期力請
者無虛歲丙子冬余兄弟請開大法於梅墅彌陀古
刹雲門辦香從人天衆前拈出普薰法界道價遂重
一時解制後卽會諸弘護請住雲門振湛師道法再
三虔請而後允師入院卽闡華嚴繼湛師未了之志
兩開法衆嘗五百餘已卯創方丈於院西庚辰爲師
知命之年決意退休陞堂付授仍歸隱東山武林嚴
忍公以徑山請司理黃海岸以雪竇請師皆不應余
憫雲門法席久曠宗風寥落遂同沈求如先生及家
仲季曷暑走懇師僅許重九詣寺一晤至期金湯畢
集留之甚固師亦翻然不忍祖席廢墜遂俯順輿情

緇素咸悅是冬弔瑞白和尚于弁山適示微疾及夏
病篤然往來候問者必諄諄示誨無少倦廢食幾一
旬而談笑不異平時猶作書贈物別諸法契臨終起
坐書偈曰五臟作楚一痰結國手相逢盡告別世有
不藥之良方歇卽菩提誰肯歇吾今氣絕絕情緒也
證一道甘露滅偈畢儼然而化實六月十六寅時也
世壽五十二臘二十有四說法行道凡十五載語錄
十卷行於世嗣法弟子拾人匡教弟子二人師軀幹
雄偉望之若泰山喬嶽然就之則和顏輒語坐人春
風中生平簡率真直絕無緣飾不計親疎貴賤皆一
目之乃各傾心誠服而去往往有得師片言頓改宿
習者主持叢席威而不猛寬而有節每見有剗刻招
提傷敗風教者必奮怒力排之不少假然胸無藏怒
故人亦未嘗怨之也秘重大法不輕以隋珠彈雀至
登座敷揚全力俱露而鞭龍撻象摧鋒破聖乃出之
從容指顧間殆所謂於法自在者乎師於三藏玄文
率皆殫力探討相宗尤有深詣宗通說通師其庶幾
哉先大叅與湛大師以法爲友者三十年諸法嗣與
余兄弟皆有道義骨肉之雅若敦世好者然余不能
文然知師頗深敢向虛空中描畫一上而加之以三

毫云其諸弟子將於十二月廿二日藏師靈蛻於顯
聖之南山爲之銘曰
石傘突岬白浪汨汨一飲以死一飲以活偉哉爾師
挺塵越俗鑼聲一震鼻孔打失登珊之堂入融之室
一到雲門片雪火焚嗣湛翁法續洞上宗雪塢朝光
東山初唱梅里飛香玄風大暢顯聖繼芳樓龍馴象
法運頓墮法幢忽摧佛日西行寶鏡藏輝南山之陽
湛翁藏蛻再藏爾師父子相萃慧炬常明曹源恒續

弁山瑞白雪禪師塔銘

附

余大成

若昔大猷載在儒典靜言圯族有誅慢自賢志自滿
有誅朋家作讐作威作不典有誅所稱唐虞之際二
代之英設坊自上猶有險膚譎張聒聒屑屑之辭胥
動多方而下濫爲庶人之議者嗚呼非天子不議議
逮庶人卽天子不復可問而天其或者于庶人中篤
生大人焉俾以直議誅橫議而收其後如鄉原之議
狂議狷楊墨之議仁議義其言教嘗碎其議嘗橫而
誣必如孔子之議鄉原名之曰德賊孟子之議楊墨
名之曰道賊而群碎乃帖然而議乃大定此之謂齒
齊舌廣和合諍鬪具大人相作直心道場者是耶我
聞仁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萬人亂

亂所自起亦維曰國之王臣互相是非而已是非在國且以開亂况在天子不問之艸莽人乎况在天子不臣之方外人乎嗚呼越自菩提多羅翻四七之後勁作二三之前矛衣法傳是非亦傳中間六試毒而三揮劍西軋東震剩有宿債應償北教南宗誰是一枝橫出競飲分河之水爭操入室之戈古既有之于今爲烈斯亦大人收後之時矣問誰其人僉曰弁山瑞白禪師蓋以身任之師樅陽楊氏子法諱明雪署號入就諸方字之曰瑞白禪師方毀亂遽脫左髦事母卓以孝聞比學禮之年失恃而爲之袒曾不能飲杯圈則旣田衣管屢持鉢唱跋思以三尊之教度二親矣九華慧公其雍染師也有休公者激發之使見知識于是始有事南詢香積取諸分衛且過取諸半跏漂梗棲苴都無一向邂逅紫柏之徒授以昆舍浮偈頗受持之歷幕山之門基之闕教非其好也慕雲棲蓮公之爲人造問作止任滅四病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卽出四病也師拜其語受具而去聞首楞嚴別業同分二見忽覺根身器界燈影日暈而已前所持偈亦自洞然無何且病病輒不能自主始信圓明禪師有云十二韋陀典一標月之指耳昔在祖師說法

華墜天蓮湧地尚未出離生死况是區區者何濟庚戌春聞諸道路雲門顯聖有至人焉曰湛然大師師攝衣往從之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毘舍偈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罔然爲鈍置者久之至第七夜于延慶殿立香忽地湧起不離當處嘗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方曉前旨及被人問著說訛正復在揚州越國間辛亥歸顯聖坐禪不語者百日不眠者數七奮迅之氣猛于捉象甲寅春隨雲門遷廣孝聞上堂激揚機語大非思量所及不覺痛哭自跪曰死也罷活也罷揀此一生去工夫旣成片視向來差省力矣小叅舉斬猫因緣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雲門曰一語下徐州時有同叅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乃信口曰提起劍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艸頭戴艸凜凜威風振華表同叅亦不肯進而質之雲門門曰不通文者佳會從橋上過垂一語云溪水潺湲衆下語皆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雲門領之嗣入室師一一詰實而俱門曰自今以往休去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加精彩因聞鐘聲警地大徹灼然有一到家休歇處自是機辯峭拔妙有櫻其鋒者尚

自陸沉衆中隨侍雲門巾屨赴徑山應東埵爲下板也丙辰春往皖公山養靜財一茆龕廣可十磔手輪可四十膚時與何大師芝嶽伽陀齋唱不啻公美之遇斷際慮別有旨不關紙墨事已未下山訪黃檗無念大士盤桓信宿念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時有把茆蓋頭在次第訪憨山大師養菴老宿博山和尚諸大老各有機緣並見語錄師之引重諸方亦畧可見矣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峰卽宛委也癸亥顯聖結冬龍象麋至擢師爲第二座初苦堂規不整師有意振之偶如廁遲歸爲止靜者所誰何卽長跪佛前作懺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正使道學先生見之亦當謂三代樂禮盡在是乎雲門念師分座爲勞利生時至欲有所付師底力辭之珍重如千年桃正熟不易作退葦杏子摘却也甲子誅茆鐵壁居雲水往來如織有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曰鐵壁山高僧曰莫便是麼曰是卽頭上安頭不是卽撥波求水僧曰無是無非是曰無是無非死水身棲一日有女人上山師曰遮裏不著神錢社火去昔少年苾芻指雲峰爲不通方漢此又過之矣乙丑叅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粟打一棒人事

畢值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
住拄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腕拄杖不得
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
下粟微笑而歸留師爲第二座每粟上堂師必出衆
作一番哮吼蹴踏馬羣爲之一空粟蓋屬意焉當此
之時所謂天下權在信只爭左右投耳而師顧未之
許意謂嗣粟則孤雲門也乃行丙寅歸雲門呈偈曰
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繇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
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
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雲門曰語
無滲漏不落正偏是真箇曹洞兒孫遂付衣法並偈
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
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嗣爲洞山三十三世也師既
受囑累欲隱南嶽未果行而雲門逝衆請繼席焉師
仍然西南向以讓有德戊辰姜太史箴勝諸檀護洎
闔山勤請事不獲已則應之得座披衣後自有本分
鉗鎚作家鑪鞴不妨鈍鍊點作純金而躍冶之子不
堪重鍛又如真藥現前拈得便用妙手所觸殺活自
繇而初學鹵莽但竊其似未免認杜漏藍作綿州附
子自悞悞人過亦不在醫王此可明乎無師之智不

從人授師亦未嘗有定法授人也本分繇來不可傳
只此一語與他湛老人作供養足矣時師有雲門三
種獅子頌膾炙叢林庚午夏將有終南之役經吳興
爲吳興所遮道住弁山龍華寺纔駐錫越中士紳倪
太史鴻寶徐藩侯亮生李學憲玉完請于延慶開堂
蜡月歸弁山殿宇初構明年有一闍提者將不利於
法門孝廉張魯平以書勸師稍避之師曰我自以法
道陰翼王度苟無愧心何避之有不聽所云陰翼王
度語出柳子厚我明太祖嘗引此以陽翼佛法豈
非法王翼人王人王亦翼法王大人作畧先後同揆
使彼蠢爾小醜早見御製文愧死猶晚矣無何唐
總憲存憶入山蓋亦有聞而來先是道場山請雲門
說法緣會末期唐孝廉祈遠每念及則以未事雲門
爲憾嗣聞師風如歷饑渴遂橫身荷之而師之開法
於弁爾時道價頓傾流輩逼亞老南矣是秋受沈司
寇何山閔太宰曾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白雀
之請師平凡概以佛法接人會有俗客過訪不相見
而去師曰亦不孤他來意監院請云何不遂以三門
外接下等人禮接之師曰若爾何謂平等自是有感
鍊面一盃五湖之志矣解制復歸龍華師他日無故

不出山卽會下人總不許應人佛事雖常住時有緩
急亦不許那借人物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
則粥無粥則散更不喜人間慶弔禮及行苞苴醞酢
曰此謂汚他家行惡行佛制所不許癸酉胡同卿璞
菴劉納言念臺董璽卿皇庭徐觀察檀燕王制臺峩
雲丁宮端歐石邢銓部淇瞻倪侍御三闌余中秘武
貞請師叢山戒珠寺開堂衆倍白雀甲戌還弁山緝
殿落成衆倍戒珠乙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請
住天台護國寺將行嚴比部充涵率諸子姪登山相
留師曰許之矣不可爽比入院百廢畢舉多年埋沒
之招提一旦恢復秋還弁山明年以病謝院事挽之
不可乃飄然一往意在終南也艤舟湖口爲石尤所
阻隣舫一顛客見師異之扣所往曰此中有山名空
崗拔地數萬仞泉石殊勝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遽
移舟登巔一覽則二水夾馳胸目離合魚龍猿狖在
空濛縹緲中徹頂徹底別開眼界師樂之若將終身
焉未幾吳興書來趣歸弁不許汀州太和各有書抵
師爭以名藍相延皆不許承古有言蟻尋腥走蠅向
臭飛問道之屨亦未嘗不填戶外也建安王欽師道
望齋尺一牘殷勤幣聘住持洪都百丈山師雅慕百

丈乃隨機赴之挾幞追逐者百餘衲舳艫相銜而進至瑞州則兵守之矣蓋是邏倅驚謂寇至報之官司將以獻首功幕府耳師爲軒渠一笑幕府知之遣官衛之上山師到山亦第舉所謂百丈清規而重與之時復荷鍤與作務人俱人謂大智再來也何期化緣畢於此明春穀日示微疾調衆益篤譚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去少間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矣日正卓午也師示生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示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塏全身於弁山龍華乙山辛向正面方山師所筮也建安差官設祭議欲留龕見遺命但存髮塏於百丈先是弁山報塏工竣師手書曰訃到便來接龕復大署紙尾云老僧不過四月矣又書真讚有再過十日之語凡皆預知時至也師行繇十三年未嘗解衣臥及出世上衣艸布諸所創建僅蔽風雨曰吾倣雲棲之作法涼也喜蒔竹木去之日猶加灌溉功或謂之多事曰招提在也嘗解衣衣窮乏或謂之不均曰周急所以均也病者藥石之老者扶持之有所

諾無或許而不予無或不時予予則忘之無或責報
天懷坦率提獎風流與人相遊光霽中逼拶學人則
不稍假顏色遇侍者尤嚴每痛像季不重木又雖所
犯輕必重繩之曰五分法身尚不成就又能全該三
德乎其垂訓初學必曰僧不看遺教經法王之叛臣
也故所在匡徒雖衆初不濫筭四食三衣如法學習
以期于事存高素歸趣聖方要有不落今時者師之
身律蓋如此見學人久不還鄉師賢之或告歸寧師
亦賢之囑曰使父母知出世之因豈不險勝世孝萬
萬師之錫類又如此乃至嘻笑怒罵布武布席一欠
一伸一涕唾無不可作佛事者每見人墮邪道中必
起同體悲導入正道或其人已眼本正因師故邪了
無一長先學慢我則教中有云如諸蠕動實不推理
而舉嫩張鬚怒目自大是爲斷慧命人不忍不急救
之然是導師之過又不得不從發病處一根格之首
座數諫曰鬪諍世界以諍諍諍彼亦謂諍奈何師曰
推邪輔正令法久住佛之願也吾爲此懼又復何懼
師故倔強他日嘗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行止自
主絕不傍人而一時正人君子頗以是增而重焉吳
太史觀我云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

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輩
留影是邦知言哉蓋此洞彼濟門戶之分已非一朝
一夕師用意良獨苦顧又未嘗不嘉與爲和合也而
曰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在西域嘗尊迦葉爲始在東
土當尊達磨爲始今後當稱達磨幾十世則舉本該
末矣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儻亦靈源自稱釋迦文
四十八世孫之旨而向所云齒齊舌廣具大人相師
蓋其人乎師九坐道場別有語錄流傳并闢判十餘
卷異方便一卷得法三十餘人曰久默音曰孤崖聰
曰離言義數輩而下詳在行錄中不具列裕入山以
來焚筆研有年矣尤遜不敢爲諸尊宿作邈真語亦
小避諍風嫌於佐鬪之意而起元生公是三十人中
一數持弁山法嗣第一人音公書狀來命裕爲塏上
之銘重以唐孝廉祈遠爲之紹一再往返不聽辭謹
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我曹洞宗兩刃交鋒共功不共曰誕生王密密堂堂
祖父之光何期法筵作讐自賢叅蝸國禪何期么麼
飲水分河入室操戈爰生大人驅魔曰民作佛忠臣
爰有弁山振解鬪環破是非關迦陵出音孔雀空群
鍛羽翎翎蓋膽有毛怒目失蠖英風颺颺乃息紛拏

乃秉木叉乃別牛車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泥蓮火蓮
陰翼人王陽翼法王法昌人昌破驢足蠅夥蟻尋腥
嫌太僧生我思終南我龕我鼎我刳我杉而得空崙
縹緲空濛咄哉老翁緣起洪都相銜舳艫伍伯追呼
化蟲化沙捩螬捩蝦一龍一蛇龍蛇之年聖賢之躔
蒼天蒼天內紹兒孫多樹仍梟足報雲門忽疲津梁
無縫斯藏副在青琅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十

會稽雲門麥浪懷禪師捨銘

爰自二派之後五燈分燄獨盛於南繇唐宋迄今雖
每興每替亦代不乏人至我明

神廟時宗風寥落音響絕然唯吾越雲門湛然大師
無待而作湛師會下爲龍象淵藪得法承記者衆而
首授印記稱雲門長子者其麥浪懷禪師也師諱明
懷字修湛別號麥浪山陰黃氏子母夢日月投懷而
孕生四歲睹隣人死亡卽踰死生之道十歲父故遂
投天王寺寂然遐公出家辛丑叅天台萬機禪師祝
髮壬寅叅雲棲蓮池大師受戒尋入耶溪雪浪紹覺

明宗四法師席皆深契之自是精研性相洞達天賢
然於宗門有所疑焉一日與禪者語躍然觸故遂往
雲門叅湛大師湛詰之曰聞汝在四法師處有江南
江北第一之稱且道楞嚴云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
何是見不及處師答再三皆不肯乃求示叅禪湛云
但看取見不及處久之無下手處改叅念佛是誰便
見得力尋從翠林師坐禪天衣昏沉逼拶痛苦如貫
矛戟一日覺身心世界與虛空相融一月內每每有
得次年復從林公坐禪普濟逼至悶絕通身汗流爾
時所得猶勝於前遂述偈曰拈卻須彌大似針彌陀
卒地入寒冰從今拽斷泥牛鼻白日繇人打四更時
從湛師至雲棲雲棲以海底泥牛話驗湛師機緣師
於言下知佛祖機用遂以偈呈雲棲曰高峰黑豈未
生芽今日拈來勘作家百億神通都潑徹無端清眼
着泥沙雲棲曰一點墨水兩處成龍後隨湛師還雲
門問荅次湛師曰吾觀汝出言似有所入可一一呈
似爲汝證明師呈似畢曰從今去總不被古今老和
尚舌頭瞞也湛師卽席拈起胡桃曰我要用處不換
機汝換作甚麼師打落於地湛師曰已爲我瞞卻也
師曰卻是和尚被瞞了也湛師曰簡點話頭看師曰

胡桃只是胡桃湛師合掌曰玄沙三十年以此驗人並無一人道著汝見處可謂拔萃矣後湛師開法壽聖師問如何是七事隨身湛擬荅師掩湛口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湛師大怒厲罵不止師懷疑辭去住古虞奉國山復住小蓬萊山一夕夢中忽聞響震天地所詣境界較前猶異湛師招令分座雲門湛師應雙徑福城請卽命主法席復招至福城共訂涅槃疏一日與僧定林問荅次湛師曰麥浪若無後語猶是布袋老鴉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始豁壽勝之機遂得應機無滯殆所謂欬唾掉臂皆西來意矣戊午湛師集衆付師衣鉢偈曰如是之法宗說兼備汝今得之其善保庇六度齊修惟勤惟細言與行符行與理契敲唱雙行小心敬畏出入有規賞罰不昧公道治人親疎等視能如是行到如來地師是年三十三也雪溪諸紳延住埭溪十方院己未武康二尹蕭延師開法普濟寺庚申武康令周延師住銅山寺辛酉蔡君建定慧菴延師居之甲子徐君等延師住山陰明因寺鼎建聿新開法之日衆皆仰爲玄奘再世焉庚午彪弟兄請師重建梅墅古彌陀寺師盡出衣資庀才囑無量師董之冬開法天衣寺十一月二十

一日夜分命茶跏趺榻上譚笑忽化去大眾號呼師復舉目巡視怡然而逝年四十有五僧臘二十有九生於萬曆丙戌二月三日師省發於天衣始示寂於天衣終師從湛大師最久湛師每開法輒命爲第一座倚之若左右手湛師末年道法絕盛師首衆行正令因之開悟者六人師開法凡十有五每登座必直提向上雲興迸瀉波涌瀾迴諸佛經文祖師公案皆成典証世稱天衣後身善光童子信夫師資性頽靜心氣和融機用嚴密御事淳厚相好端舒言論雅正令人情怡神朗宛然春風沂水中一時名公士紳縉素莫不投誠而向慕之先大叅嘗從湛大師遊知有是事今彪弟兄知有西方聖人之道而季兄且得承宗門事皆師引導之力師示寂時季兄夢至天衣握師再起問曰阿羅漢不受後有乎雲門三爲國王平師曰皆非也願爲清僧度世耳乃期彌陀七日而化及季兄歸而靈蛻已移於彌陀寺矣對龕瞻禮宛如夢中亦適符七日之期焉遂施地起塔供於寓山之陽噫彪兄弟與師夙緣交契可槩見矣師所著稿多不畱存唯語錄二卷行於世師開法普濟時有白衣余姓者請法袒襟向佛以刀自剖其腹出心及臍合

掌高聲曰感佛弘恩剖心作供耳鑿人與之還內腹
中數日如故師與剃染為僧名淨心字叵思次隨定
慧見隣人病篤乃割肉與救之及隨天衣聞虎坐山
門祝曰勿傷人吾當飼汝次日乃直抵其穴以飼之
夫師輒開法而叵思每應之其有感於藥王燃身之
事耶抑同類唱和醒人於沉酣醉夢之間耶吾不敢
以凡情度之謹附其事若此嘻彪於道無所證入不
能向筆尖上點出金剛正眼但與大師相友有年故
直述其概云爾門人無跡以銘屬彪彪不敏不敢辭
銘曰

古越雲門

洞宗再新

獅子滴乳

寶鏡蓮輪

神廟在

御

裁輔儀民

雙眼圓嗣

唯師正氣

與奪自在

機鋒莫倫

胡桃縱奪

白紙回文

千七百語

三藏微言

拈來証據

江海瀾奔

抉微極奧

眾機契神

權開五位

善攝三根

大哉雲門

左手右手

開悟眾賢

菩提同偶

淵淵百川

浩浩天首

寶月何方

澄潭印有

鐵面慚惶

塔巖銘守

靈蛻深藏

香林不朽

大明崇禎八年歲在乙亥仲春朔日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頓首撰

善權百愚斯禪師捨銘

予嘗觀孝子之欲不朽其親也必留意於墓前之誌而所能文者爲之又必擇其能文而爲我親之知交者爲之又必擇其能文而知交更久且深者爲之至於其人之隱顯窮達不問也是曷故哉蓋以記言記事之外有吾親之神焉非左右史之所能盡也非知交之久而且深者不足以表揚吾親之神於事言之外也此孝之不朽其親之道也乃若禪門法嗣之於其師亦有然者百愚斯禪師示寂後已有顯達者銘其捨矣而其法嗣時一現寒松操禪師獨慨然曰吾

師之生平止於是乎此非生平知之深交之久契之密者不能窺吾師之衷邈吾師之真也徧思之惟西遁祁道人者與吾師知最深交最久契最密且諸方素稱其能文必足達吾師之隱而彰顯潛德且道人嗣法於愚菴叔祖與吾師有昆弟誼既能知吾門閭域中事又有不可卻之義焉於是持狀來謁因悉言其前之所嘆後之所思懇惻真切動人心腑予不忍以不文辭又念百兄在日凡知識塏上之銘必命屬之拙筆每每擊節謬賞則知己之感又烏容辭乎然又思之如僅次紙上言若是而銘之固無異於知淺而交暫者所屬之詞也則何以塞現公走謁之誠用意之厚哉予因憶懿德於狀所不盡述者庶幾得其神之一二於千百乎今夫知識有聲名於世者得之於恒人者易得之於縉紳文學之士亦易惟得之知識之推服爲難得之於他宗知識之贊揚尤難得之於他宗知識又爲前輩道德文章之傑出者爲更難方百師初住弁山時弘覺恣國師主湖之道峯特致東於余日君家有百愚禪師者密邇道峰因悉其人觀其語蓋法門龍象也雲門之後又有此公顯聖真不寂莫矣能仁爲越城首刹非此公主之不可卽以

語錄寄予曰明眼者自能別之予遂合通國檀護而請主能仁自是道愈光而聲愈大夫弘覺者正所謂道德文章傑出於前輩者也而贊揚不啻口出何以得此乎哉師主能仁時吾師愚菴老人繼顯聖祖席尤深推獎一日謂之曰吾弁山兄固多克家要於公有三遜焉語句也戒德也清操也或得其一或得其二已矣道之難備也如此如公則兼之無遜於人也吾師目高氣峻生平不易許可獨於師則不以第二人推之師初住能仁香積未充率大衆礪糠粃爲餌而衆多不能下咽者予親見其怡顏悅口而飽之初

住青龍時當海濱世逢鼎革王師東下人情惶惶皆散去或勸師暫避師安怡如不聞後住顯聖時行者偶以一蒸腐供師隨覺之以爲偏衆卽大書食堂自舉過而自罰之有欲爲師建壽塋於祖塋之旁者師曰目前要務惟有煨煉學者續佛慧命而已身後事何足爲念哉堅拒不許焉時五湖衲子類無不叅百愚和尚者師高提祖印不輕許可會下叅徒有漫得付囑於他宗者每集衆勘驗若所得未實則鳴鼓擯斥焚其囑語故諸方談及師則不覺股栗師稟性剛方而質直樸素而真誠必大菩薩乘大願力而砥柱

此澆漓輕淺之世者乎按師狀師之生緣也爲南陽
桐柏人谷氏之子師之脫俗也因聞隣人死喪哀慟
忽動無常之念後父母強之婚娶意不樂一日焚香
拜別祖祠及父母書一偈以別有明月清風處處逢
之句欲造終南路經鄧州東寺見一老僧若有夙契
遂披剃焉備行難苦之行曾無息息師之叅詢也有
從南方至者盛言江南宗風大振師卽南行先至屏
風山學大小戒相於是叅瑞白和尚於弁山叅密雲
和尚於天童其叅詢之機緣也問天童如何是父母
未生前面目童偃棒師偃喝童云者一喝從甚處來
師又喝童連棒打出師恍然知有落處後叅弁山未
開口便打出行數步山呼之師回首山云是甚麼師
遂頓破疑情山又激其大死一回師卽結伴打七第
三日聞鐘聲忽爾外遺器界內脫身心入方丈呈所
得山笑而頷之後侍瑞和尚主百丈法席番三問答
者皆不當意因以問師一問佛殿前因何墮落一花
師云詩向梅中得琴從月下彈二問野狐旣脫皮毛
因甚虛名不昧師云敲空有响擊木無聲三問冬間
日色爲何寒冷師云大雄峰高山日宛有大人之作
其付囑時節也爲辛巳三月初十日呼入方丈付以

柱拂源流師所坐道場也初出世興漫松江青龍隆
福寺再開法於嘉定昭慶寺又繼席於弁山之龍華
寺木老人又薦居越之能仁寺又主祖庭顯聖寺期
滿再住佛日寺又遷善權寺又遷善慶菴凡八坐道
場皆必有所建立增其未備焉師之末後光明也乙
巳師在善慶菴度夏至秋示腹疾八月十四日盡散
所有十五日示衆敘別云老僧不過二十八矣二十
二日作書別諸檀護二十七日一足和尚來問候云
不妨再來相看師舉手云別峰相見夜半沐浴更衣
復執筆書偈曰生平五十復餘六大事分明今已足

金鱗釣罷且歸休漁翁不向蘆灣宿擲筆而逝師生
於明萬曆庚戌五月二十一日寅時示寂於清康熙
乙巳八月二十八日卯時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六
師之著作也有語錄若干卷久行於世語句之精要
綿密者多不能盡述又有蔓堂草檯搯語山居詩等
若干卷師之嗣法弟子也踰五十人別有記錄得戒
剃度者不勝計也師之瑞應也師生平無失信語先
是約貫首座看荷而因事未至後貫公至善慶迎愈
乃於冰霜中敷蓮二枝以示生平之不爽信云某年
日月墜於善權爲之序而銘曰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十
三十一
有一菩薩號曰百愚示生中土土厚水深稟質敦誠
足荷大法法門至今漸漓漸薄非乘大願孰克廻砥
丕哉百師悟入重玄器界既遺身心亦脫脫身心者
古今幾人故所提示皆是金鏡亦如靈丹點鐵爲寶
故所勘驗如懸秦匱毫髮莫遁野狐喪膽我伯瑞翁
嚴整端慤黃龍後身如吾百師剛方高潔真淨無二
二師祖父乃爲慈明奇逸豪宕跡反神契吾祖湛翁
慈明再見得子得孫黃龍真淨克家嫡派取神棄跡
顯聖道法垂光千禩善權之塏亦復千禩

雲門西遯道人法弟淨超祁駿佳拜手譔

乙巳冬自善慶迎龕還善權因未得吉地發一輒塏
浮屠於澗東辛亥歲寒松操禪師住善權擇地於方
丈後之左邊將建塏請弁山且拙和尚主其事且和
尚力主茶毗蓋素知其道眼精明行業純潔必有含
利流珠故也至重九日火浴其軀果爾頂骨之上五
色舍利大踰荳者十餘顆次者百餘粒小者不計其
數今欲刻此塏銘宜求名筆作一舍利記附刻于後
一以增重法門一以矜式後學

天王寺半壑和捐資

天王寺半塔碑記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十一

文翰志

小梅田趙甸編輯
單襄釋寂濤較閱

性為根幹文猶枝葉枝不離幹葉亦肖根然木外
種類唯繁雜以地喻性抽露皆文剛柔燥濕雖別
不齊皆同一載顧此言出未明所入出既無殊入
亦非二如諸樂器金石匏土以八遞增被以五調
柔和剛屈一耳所受無異耳性溪響禽聒總含作
智烟柯月渚不淆證分志文翰

序

金剛三昧經註解序

湛然澄

夫真心獨露若皓月之朗於太虛法性無虧似驪珠之耀於滄海了了不昧日用明明無生卽生以真如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生卽無生以實相本來無物而一塵不受求之叵得如木中火決定是有而方處無憑體之卽神比鏡內花儼然可見而取不能得無方妙用猶映色之摩尼影雖移而體實不變具足本來若迷家之貧子身雖困而寶未嘗無嗟夫我輩沉埋曠劫迷背日深不逢善友開悟何從故我如來離兜率降王宮捨富貴逃雪嶺苦行六年觀明星成道作衆生之慈父爲九界之師宗三七思惟法輪大轉蓋爲利鈍難齊所以教分漸頓四十餘年欲說不能說權實互覆涅槃時近欲休不能休罄示一心其猶握金剛劔用斬群疑豎正法幢破諸邪惑革小乘而純入一乘會百川而同歸大海真救病之良藥運寶筏以濟人是故世尊無問自說施甘露而普救沉痾伽陀說偈贊揚鼓琵琶而相席打令解脫發廣問之端知六度皆歸無相心王問無生之義識三行惟一自心無住示法身非來非去大力啓果德有證有脩

身子聞一偈之因緣達真空具含四德梵行守真脩之一味卽俗諦頓具四緣地藏騰七品之餘疑阿難請一經之名字始末究竟祇是一心前後辨明寧逃法性茲得無瑕禪師夢祈神授刻此流通不揣愚庸抒此管見若夫昔人片言而擲地金聲一語而大千廣被心實有愧余何敢言但心慕大乘畧伸贊歎奈聖言莫測凡智叵思儻或譎訛願施懺悔

涅槃經會疏序

湛然澄

夫大般涅槃經者乃如來顧命之言也蘊成曠劫而久祕不談方便調機而待時方說所以大小對帶半滿開宗頓漸偏圓初中後唱唯此奧旨最後極談猶庫內之珍財臨終始付海中之神寶劫盡乃亾大哉世尊伺機四十九年本懷未罄唱滅二月十五盡吐肝腸故得魔外皈依闡提亦悟昆蟲艸木悉以沾恩象馬蛇虺咸皆被澤內凡外凡而功超曠劫天類人類而果證無生能事旣畢卽告涅槃是知此經一唱無復遺餘至矣盡矣他莫能尚舊經四十卷譯辭繁贅靈運刪削言理簡直開宗判教不一其家灌頂精詳互存得失繇是重叅至理註此玄文惜乎陳隋兵亂疏未入經况復久匿藏中學者尠窺予不揣愚庸

欲會經疏發心有日再三披閱宗趣麤知奈旨奧文
深有做郭象錯縱前後多岐亾羊於是不懼闡提之
罪甘負謗法之愆芟繁錄實貴在貫通罪歟福歟並
伸懺悔

註思益梵天經叙

湛然澄

夫真心本淨法性原虛由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迷
逐無明而罔知返本是以大覺世尊嗟衆生之沉溺
憫六道之循環於是起同體之悲設無爲之化雖則
湛湛忘言而圓音落落空空無物而妙相重重如月
印寒空而百川奔赴春回大地而萬化均資良由群
機不等致使善巧多方或圓彰法界之宗或漸開事
理之轍或破有談空或呵空讚妙總之方便會無定
軌若夫黜意識絕言思泯聖凡超階級直指人心頓
同佛體其惟思益梵天所問經歟此經四卷二十四
品以人法兼舉爲名根本智光爲體諸法正性爲宗
破疑蕩執爲用大乘生酥爲教相互與問答始末一
如大意以無說爲說無聞爲聞無發心是爲發心無
證果是名證果遠離虛妄迴出有無雷揮電掃而纖
跡不存事極理圓而真心獨朗然楞伽亦名頓教何
以偏讚此經蓋彼因達磨付囑舉世弘持此爲久匿

藏中絕無人識所以徒知楞伽可尚安識此法最尊
 爾來根熟在時知音始遇有大居士慎軒黃君秉護
 法心不忘付囑運慈悲念刻此流通余客京師披閱
 再四麤明大旨聊為簡註不避效顰文採肇公論依
 長者心祈勝善欵此通途挈領提綱俟諸知識若也
 親契佛心不由文字洞明已事豈在言詮其亦離波
 求水智者知狂認影迷頭愚夫亦謂不拒言不著言
 拈來盡是卽此物非他物用處休疑心融意解予復
 何言識節知時君當自擇

散木禪師語序

葛寅亮

萬曆天啓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乘大願
 起大慈發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未流一語一嘿一
 動一靜凜若電掣霜威纖翳泯絕然而煦和春燁悅
 可衆心亦若鼓棹揚帆瀆泔等戲然而覆艇驅瀾咸
 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千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
 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菩提達磨七傳青原思十
 一傳至洞山价權開五位善接三根於是洞上一宗
 始盛行於世為青原之第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
 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雪竇鑑三十五世傳慈舟
 念三十六世傳至雲門澄其勘驗之精明磨煉之微

密若萃從來諸祖祕奧家法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行到行與智符也余敬慕之深且久矣茲有嗣法弟子寶壽石雨大師廣會法屬示以和尚語錄請序於余嗚呼和尚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解之所莫測卽今所錄之陳言故事亦未足以見和尚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空作讚頌以仿佛之哉雖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不拒余之言之也夫續佛慧命於末法之時開示一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而和尚之大願至矣是則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卽爲應世之資卽爲究竟之地不然身逝聲沉未有不舍正而趨邪者矣余嘗慨今之人心邪汙日甚幸有是錄爲真語爲實語爲如語爲不誑語爲不異語蓋實繇洞達源底不思議中流出故能絕彼摠襲鉛華思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爲書上與諸祖並行於世陰禪皇圖光贊佛乘於聖教豈曰小補之哉是爲序

戒殺或問序

瑞白雪

世人烹衆生肉以充已腹者迷倒之甚矣何也蓋衆生與吾人一體吾身乃地水火風所成六道衆生亦地水火風所成經云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以此觀之他身我身本來一體何異焉旣

爾一體人肯烹已手足以充口腹者乎手足既不可烹則衆生之命亦不可烹也明矣古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凡有知者必同其體如是則知心性亦何異哉吾人愛其衣冠整肅飲食甘甜彼亦愛其毛羽潔淨所食味豐吾人適意則喜樂盈懷不適意則憂愁煎逼彼亦爾也放之則鼓舞飛鳴囚之則惶惑驚悸吾人保其身彼亦保其命觀其心性豈有二也何乃而殺而食也寧不思報乎茲者仁叔沈居士夙願深厚示現名門不染繁華留心祖道於弁山禪堂隨衆叅扣七日之間發明本有不勝喜躍復念衆生沉迷何以導之遂體上帝好生之德與聖賢同體之仁戒殺放生假設問難發明孔孟佛祖之心名曰戒殺或問實苦海之慈航大病之良劑也余一見而加額合掌聊叙數語以爲擊節儻遇大集會中憐惡鬼王曰仁叔仁叔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一衆生名字我乃戒殺放生且道仁叔又作麼生老僧祇得大笑呵呵

雲門散木和尚語錄序

麥浪懷

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此洞上一宗盛傳萬古自華嚴相續以來燈燈無間

雲門禪寺志卷之十一
從芙蓉繼踵之後祖祖相承青山寡色鳴泉無聲格
調孤高難爲唱和其奈嵩山宗旨以抄錄爲名諸方
公案以商量爲號祖規盡廢兒劇同觀其孰能迴狂
瀾于旣倒懸慧日于昏衢者哉惟吾師散木湛然和
尚踞遍半天下高踞萬峯頭志樂林泉緣興觀樹振
顏綱于雲門古殿行正令于雙逕山中正中妙挾數
百載音響俱消明暗相容幾十會敲唱雙舉常在人
天大衆前顛拈倒弄撒盡明珠千萬斛活露圓收懷
等放過于琉璃殿上得之于糞掃堆頭錄成一軸以
志不朽庶將來者向此中覷破從教大地平沉箇裏
看來乍可虛空粉碎恩酬法乳均我同參

壽百愚和尚五表序

壁雲旬

夫巨自峻攝必韞瓌寶蓮瀛瑰聚用彰龍宮以若而
推川岫之靈祕篤生者之所托矣昔范少伯蠡樹迹
越州扶聖苗延禹竈千葉百代頌聲如新顧蠡之生
也實維南陽南陽桐柏之山有玉女臥龍翠微蓮花
諸峯而淮水出其下山川亦丕厚矣而天封石門太
白天池涓水泌水丹水菊潭列僊之阨名士躬畊餐
漿多壽鑿戶養高亦何盛也而我百愚大和尚行化
雲門鄰于夏廟功豈勵于少伯而和尚嶽降之地唯

南陽之桐柏焉其迹與少伯符而吾于是知南陽之
美也魯陽返日之奇博望乘槎之異嚴光之空山洞
諸葛之臥龍岡張平子之讀書臺范仲淹之春風閣
長沮桀溺之孤標庾信岑參之蘊藉指不勝誦而今
于出世者益鍾之厚已梁簡文帝極推世德祗皆偏
節總不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
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躋
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由是言之則聖帝推權明
王遜績矣和尚穰秕俗曹塵垢炎迹梯引沉暖灑蘇
屯伏陶冶麤庸澡練神明遭之者得未曾有喜躍充
徧此所謂日映葩雲風搖惠艸者也此則跨四七籠
一二三該微玄體妙諦舒神靈岸曠迹玄軫廕法雲于
密宇揚慧日于膠廓又何以過于茲矣今歲己亥之
臯月爲和尚五表之大壽夫壽則又何可以世論叅
也彼茹芝採朮煮石蒸丹同于汗漫之輩逍遙之群
而和尚則咀嚙聖漿盃飛空中亦安貴如瓠之棗獻
帝之桃而余亦何能贅一詞哉然而和尚以法施人
則所云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少辯幾渺所喻也
而賦如平子文侔子山咏若嘉州高同子陵敏猶范
葛出其一言可以糟滓五書糠芬百氏行其一事可

以遮匝崇淵包絡區宇則雖有太霄之琅書鑄金爲
簡刻玉結編不足以盡其蘊也而藻思千通文學瑋
富獲以肆陳故曰諸可表者棄爲鄙末諸所言說并
無真實也

瑞白雪禪師語錄序

黃端伯

越國宗風雲門倡始而金粟磬山繼之雲門逝弁山
興於是曹洞之宗大振余未及見弁山之面然已見
其心矣寶鏡懸空十方普照主賓偏正形影歷然洞
山禪已屬老漢矣吳興唐祈遠雅有道風杖屨往來
與師唱和嘗與余訂湖上之盟過弁山而問道虎谿
之笑其再見於斯時乎

瑞白和尚語錄序

張時化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然猶惟其垂法諸語較之拈華
微指尤彰彩兆何也世以下世燈以照燈篇帙之盛
幾掩三乘十二分而出其上施設門頭丹青筆意翻
引一期室灑增長葛藤啼不止黃葉不輟所謂臨摹
古畫轉失本色惟我瑞白禪師不然扼住要津稍通
消息將與麼地與麼時與麼機緣向諸人憫體邊穿
卻一雙正法眼如鳥度空如羚羊挂角不存軌則此
案真可以抹拖泥帶水者之病旣聽雲門曲又從我

弁陽看弄遮般師子莫把禪師一片老婆舌作文字
理會好

三宜孟禪師語錄序

山翁恣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夫一華拈出覲體全彰果
世尊有密語乎然而百萬人天咸皆罔措者何也昔
者趙簡子因姑布子卿以翟妃子母恤爲賢欲試之
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
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
之母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
恤果賢則世尊拈華之旨蓋可心知而百萬人天且
碌碌如諸子直以常山有符在焉耳故四十九年從
佛口生皆如諸子而末後始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
迦葉者所謂廢太子伯魯而以母恤爲太子者也西
天無論已東國自有宗門以來師師授手皆命世亞
聖大人雖機用張羅於李唐言語絢爛乎皇宋一如
青天霹靂旱地雷鳴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苟非母恤
之雄畧罕窺其意旨之所在者沿襲至於元明之季
尊其師說而已無復神而明之之道遂使從上真規
死於繩墨千秋堂構墜之非人彼步趨尤難况奔逸
絕塵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者耶三宜禪師天岸

祥磨雲中逸翮茂齡悟道石筍抽洞上之條早歲分
鎗空華結雲門之果尤復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困風
霜於二十年間始歸而遯迹化鹿山之陽會爾密液
公遷化顯聖席虛四衆輓之出世於是果熟之香風
飄徧界盈科之水決而滔天遂有陞堂示衆等語皆
脫畧窠臼剗去塵封直欲與五祖共唱巴謠晤堂同
呼肯指乃過踐偃師之迹不許流傳一字侍者隨聞
記集僅若干篇余過吼山始得讀於尼淨琦家不覺
掩卷拊几長太息曰此龍光射斗者也曷爲薶藏於
此因持入天台爲之參詳校訂復捐貲壽梓公諸同
好於乎師絃絕響野于亂鳴彼黃頭乳口尚往往以
禪語銜保社况牙似劔口如盆反深自毀藏有如師
者往余與師同參黃檗繼今乙亥蓋廿有餘禩始獲
對談五雲山下然皆法門細大無他及逮過顯聖觀
所爲布置叢林締修堂舍亦可謂二嚴無憾者矣嘗
丙戌之秋因事徑拂衣去不顧則跡蜿蛇戀堀掩先
業爲已有者何如而增上慢之徒且以風流瀟散短
之龍象蹴踏抑豈跛驢所堪哉

石甬方禪師語錄序

黃端伯

雲門宿古廟中拾得洞山寶鏡圓明清淨鑒照十方

佛來魔來面目全露末後以光明藏囑付石雨禪師
余舟過鏡湖寶光露現鏡中相見眉目宛然乃知雲
門猶在也鏡裏機緣無容又蘊特爲拈出以示諸方

百愚斯禪師語錄序

祁熊佳

一千七百則之先有公案否前此矣前此則何以二
千七百則獨傳發端焉耳發端則有廣之者矣諸家
語錄是也語錄者語言文字之屬也前此舉語言文
字而掃之矣以爲佛法之障也繼此可得而掃之否
曰存之則語言文字爲佛法之障掃之則佛法又爲
語言文字之障矣然而掃與存果何居則貴乎其人
焉爾其人存則其政舉語言文字皆神奇也其人
則其政熄語言文字皆臭腐也以臭腐之語而出於
佛祖之口則佛祖之矣以神奇之句而出於野狐之
口則野狐之矣吾故曰貴乎其人也然而其人則難
言之矣求其人於佛法之季則益難之矣吾則以百
愚大師足以當之大師悟道最早操履嚴密愚菴山
翁爾老人嘗稱之比以帷燈匣劍其光鏘以韜斂爲
奇及其苦心爲人寶珠肆應則全體大用有不可得
而掩者其嗣存焉首座以語錄見示余曰吾將求大
師之人則大師之語言文字舉此矣夫大師之人諸

方所共仰而知者或以爲泰山喬岳或以爲祥麟威鳳或以爲光風霽月或以爲勁節孤筠而要其感人以誠遇物以恕律已以孤峻處事以平等不離真實者近是經云惟此一真實餘二則非真以大師之實求大師之人以云傳也以大師之人存大師之語言文字以云救也

唯岑巖禪師語錄序

百愚斯

自古諸佛列祖出世爲人要之不過發明拈華之旨流通正法眼藏而已曾無實法與人雖有一言半句皆從自己大光明藏中流出不假造作此所以與日月爭耀而磨蕩古今者也嗟夫聖遠時遙風移俗易方今登曲阜牀者不事本分鉗鎚惟以競奇鬪麗富耳絢目爲尚不見古人云三乘十二分教猶不與者箇合况其他乎正如東施顰眉不知益增其醜可勝太息丁酉春偶爾啓筭得清化唯和尚六會開堂法施之語三復展開手不忍釋縱使吹毛雖利不敢當其鋒返竟雖鈔不足喻其神渾金璞玉亦不能擬其在雅淳朴一味以直捷提持掃除浮華余不覺掩卷合掌曰善哉善哉雖佛祖出世不能易此苟欲舍是而別求正法眼藏者吾不得而知之矣是爲序

雲門集卷之十一
百愚斯
搯捶語自序

余嘗觀天地之間山川風月花木鳥獸以及萬物舒卷莫測變化無窮皆從吾人天機性情而發外是奚有苟能達此正所謂物物上明頭頭上通塵說刹說熾然無間又豈止蘇子云夜來八萬四千偈而已於是粥飯禪餘之暇或對賓醅醉或曳杖徘徊乃至一歌一咏一唱一和不過寫懷寓意焉已而侍者竊錄成帙乞予安名予莞爾笑曰「不聞乎一大藏教是爲拭不淨底故紙此猶是故紙中之搯捶耳遂目之曰搯捶語若以詩言予素不善詩亦不知詩爲何物

雲門麥浪懷禪師語錄序

道者天下之大公也又天下之大尊也公故人人同得於性尊故人人有貴於已然大公之說必藉大尊之號以行之大尊之號又藉獨尊之人以帥之天下之人乃曉然知有所同得而自信其可貴自皇而帝而王皆以道尊於已卽以祿位名壽尊於天下正所謂以獨尊之人明大尊之道而公之天下者也至文武之後則獨尊於天下後世者乃在尼山之老儒說者曰王道衰王跡熄故道不在上降而在下吾則謂之不然夫道必藉位而尊道之力弱矣造物者正欲

明道固有自尊者故初則帝皇王以君尊忽易一孔子而以師尊師無君位而尊於君且後世之君皆師而尊之益以見道之大而師之足重也方古之以君尊也卽有嗣其尊者如堯有舜舜有禹皆備享夫名位而篤生其祿壽益以見人能自尊其尊則人人可以自尊而愈足徵道之所以公也若孔子之門人契微言得心印者乃在一夭死之布衣說者曰世運降道運亦劣故厯其位且厯其壽吾亦謂之不然夫道必挾壽而尊人之視道亦何淺哉造物者又欲明道不在天壽貴賤中也故古人合祿位名壽而尊顏子以賤以天而尊無古人之遇而尊於古人且古今之人皆尊之益以見顏子之道之大而無所事於遇也文佛世尊示生於周昭之世棄輪王位現比丘身而爲天人師若與孔子之時遙相應又若爲易君而師易帝王而布衣之運開其先自是西土四七東土二三以至五花分燦二桂久昌皆以孑然一身不特爲人世師且爲三界師天下萬世亦但知以師尊不復知以祿位名壽尊而師之號師之權已明顯彰著無餘蘊矣洞上一宗至雲門湛祖其道更顯蚤傳心印契微言者爲法伯麥浪懷禪師年未知命道未大行

與翁先後化去叢林惜之吾又謂其不然苟知顏子所以繼孔子者則亦無惑於麥師之蚤化矣顏子天矣遡古今道統者必曰孔顏麥師化矣遡雲門法脉者必稱冢嗣然則世之不朽者孰過於是而可以歲月短長定其壽夭哉且歲月者積晦明而名之者也有衆生之業感而後有晦明有衆生之情見而後有歲月情見忘則業感息孰爲歲月孰爲短長惟此大圓鏡爲法界性千億時分不出光明藏中一念今幸有麥師之遺錄在具正眼者試讀之則見其常住光明藏中塵說刹說熾然無間歇也

雲門無跡禪師語錄序

劍以利燈以照其所以爲用然者也然劍必爲之室燈則加以幃是又以鈍用以暗用矣何相反之若是哉益有善藏之說焉鈍乃善其利暗乃所以善其照也古聖賢無不以藏爲用畜極而流而禪門實甚吾震旦之道大昌於大鑿隱於四會者一十六載而後出後汾陽禪師有云古德道人得意之後正須二三十年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天子召而不起諸侯友而不來豈同吾輩短貶人嗟乎予嘗三復斯言不禁自愧且爲天下愧也今一語投機遂圖曲盡者此真短

雲門影聖寺志 卷之十一 廿七
販之徒不足言也卽極意保任至不惑之年似不能
更待矣艾而後出者近惟天童密老人已爲叢林標
榜天下仰之頌之乃若年登耳順逼而方起者考之
記載未之多見近乃得之無跡禪師焉吾師翁湛老
人有冢嗣號麥浪禪師者師之得法師也師年少卽
執巾瓶朝夕叅詢者十有餘年麥化後遂潛隱陸沉
真若令人無蹟可尋而獨與余有夙契師少予六載
予初發心時師已通宗說矣予入山初讀楞嚴不能
解師與余同案促膝爲予句櫛字比若訓蒙然者是
冬又與師結同志四人閉關禪寂屈指三十年矣居
師之後起而稱人天師者比比予每挑之輒笑不應
至甲子巳周予責之曰麥老人一枝自兄而折忍乎
否也於是始勉應演教之請次年又結龍山之制今
又遯入會稽深山中登壁立萬仞之峨眉而葺茅居
焉師蓋始終以室韜劍以幃衛燈而善其利與照者
也門人錄其語壽黎而予樂爲之序云

西遯法弟淨超祁駿佳拜手譔

也
 記
 白蓮寺放生社記
 湛然澄

白蓮寺放生社記

湛然澄

夫地水火風乃人物共稟之體也見聞知覺亦人物
 等具之性也性體既等寧有好生惡死之心而不等
 乎乃者以為人靈物蠢當供人享此語非逆天理抑
 且自損其仁矣莊周有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荅云
 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魚之樂如此則人尚不知人又
 安知物盡蠢而供人之享耶然則惻隱之心愛物之
 念又何施焉上古之世未有五穀飲血茹毛習以成

俗及乎後世賓朋交際禘祭之禮未能盡絕而聖賢何嘗不痛心哉觀夫聖人具不射宿之仁大賢述聞聲之誠寧不爲啓人之微意也惟佛大聖人爲四生慈父恩沾沙界澤及昆蟲使人明罪福識因果彰報應始盡一體無遺之道也然人黠慧恣其朶頤囿于物蠢之言非特來生之冤對難逃而惻隱之心盡喪矣茲者許居士與白蓮寺諸師友共結放生社于寺首每人施錢日止一文費何約也遇生卽放不定時日功何溥也所用微而所積大實聖賢之深意矣余嘉其德而立之記令人人知先聖賢好生之德憫物之情而更考諸方冊廣其所聞可以備矣

飯僧田免徭記

王 亶

佛刹之盛徧于寰區雖明盛之世不能斥而廢之何也西方聖人破有表空性命之治精以自淑報應之說餘以導世章章勿忒乃以助宣政教陰翼大化宜其久而不能廢也或曰崇宮巨刹百千聚指衣不必蠶食不必畊等彼游閒耗我貨財豈非明王之所禁乎嗚呼此世俗之論莊生所爲夏蟲醯鷄也原夫三教之宗實本道德道德之統貫乎性命譬之水焉爲江爲河爲海清濁不一狀而濕性一平險不同趨而

功用同支派若殊流而到海不殊必欲岐而貳之棄
取軒輊愚者勿許矣故儒者之教入世而治世也釋
氏之教出世而治世也彼其割棄情類屏絕嗜慾名
曰法忍得道之士眼目人天靜居無爲而事治物理
古之大儒若濂溪明道象山諸先生皆嘗問津假筏
蓋道居其至者物不能外焉苟疑其無功坐享則昔
者子輿子備論之士曰尚志抱義脩仁事備大人食
日食功守先待後道異梓輪數千百年來佛氏之食
于中國彌山塞谷中更幾帝幾王幾聖幾賢豈無有
詞而闢禁而汰者而卒不能鋤其種類遏其嚮往而
放廢其教者所繇來久矣吾越顯聖爲雲門外六寺
之一載之古誌湛然禪師悟道之後開法于此海內
稱爲祖塲子孫得法者實繁有人寺飯僧田若干畝
皆郡檀所施向不承徭歲在甲午爲同里者構郡中
護法群起爭之訟言當事曰田以飯僧僧而承役是
僧累也僧將不有其田且歷代大刹各有賜產累千
百數不受役况顯聖祖塲與他刹迥異乎于是觀察
沈公郡伯施公等今之韋白蘇黃也軫如傷之視篤
王臣之囑往復駁究卒罷寺徭而別撥他戶田以補
同里是役也雖郡檀之同心而諸大夫所以爲招提

者意良苦德良渥矣事在一朝制遵歷禩顯聖之法
席一日不衰則諸大夫之德施一日寧數乎主法者
唯岑嶷公湛老之孫也爲住持之第六人欲永其事
以式方來丐余言記之余嘗問道焉誼不可以不文
辭因爲道其爲教之有益于國家者徭之宜免而諸
賢大夫之果于免之者一爲揚之是爲記

積玉橋記

時一現

夫山阜之峭邃林泉之佳麗無不爲幽人逸士之所
留連而巢棲谷飲之群搜奇擇深或營亭榭或構萌
茨而棲遲放浪有由然也如晉內史之蘭亭唐右丞
之輞川皆爲勝槩每有紀述焉而若乃駕而成虹矯
而若升翬以白石錫以佳名烏得嘿嘿而不通以記
載之林乎然則廻溪絕澗曲沼方池丘壑之縈紆園
苑之委婉必藉津梁成其通坦余亦當爲一宣之矣
時維丙申玄英之月青龍發駕余得陪從襲鎭懷盃
來趨雲門一歲再新百廢具興寺之側也有橋坦平
歲久將圯實迫於寺爰出數武鑿而新之隨于其外
疊石爲埭以障水勢蓋溪枕山麓蜿蜒而帶狀如伏
龍迅疾如鴻得堰之阻始洄瀆澄渟而洩之乃緩水
色晶瑩如玉橋名積玉良有以矣於是沙之壅者決

而疏之水之瀦者濬而深之涯之陷者築而齊之徑
之蕪者闢而通之岸之枵者榆柳松檜而間植之決
旬橋成而人皆樂之余偕二三之士散步眺焉曰有
是哉溪光涵漢橋影臥波恍爾半月懸空斷虹飲澗
往來無揭厲之勞儵魚遂游泳之適群巒倒影時鳥
弄聲水荇牽風江蘭吐秀使人徘徊而忘其返也然
則石梁之峻拔何足尚之而人豈未之知歟夫玉筍
之奇鍾於寺也翠磴裒人松臺照目而忽登積玉之
上其或烟雲乍斂驟雨新晴山黛孤懸亂流暴漲砰
崖激石當斯時也苾屨竹杖徐步而觀之亦何異於

天台之瀑布令人目眩心馳越超而不能前耶是爲
記

文

祭百丈瑞和尚文

三宜孟

於戲乎吾何言哉惟其諸方所以目擊者於戲惟靈
天資純粹示柔以剛兼以惠物敏德循良律身無愧
乃紀乃綱燭幽而苜導海以梁亭毒群有泛愛汪洋
履行本色匪文而章金粟一粒食而不嘗聞新豐曲
蹈以康莊鳥道徐如鍊壁銀峒出就入就鍾山之陽
拋雲門鼓氣宇如王龍華旣肇澤沛雲驤白雀復鳴

戒玕愈光護國丕坎空崗徜徉翫百丈月殊可斷腸
義不俯仰豈可囊藏一語不合敢告諸方師蟲覓窠
破釜焚航批鱗寧懼判牘鏗鏘繡虎手搏念茲邪狂
何物么麼鼠蝠夜翔假法供諛顛倒衣裳于靈有知
庭可生楊所聿益斯毓秀流芳哲人已矣於戲乎愧
我央庠

祭石雨和尚文

三宜孟

於乎飲吾兄之危言峻語吾畏友也沐吾兄之和藹
矧育吾愛友也領吾兄之端方謹恪吾師友也飲言
而不悛沐愛而不馴領端謹而頑吝不神安敢以朽
櫟凡才致唁於吾兄之靈然知吾兄之深者實弟是
不可以無申嘉禾毓秀南屏之春俊邁英發超逸絕
塵隻影東渡備歷芳辛入雲門室邈雲巖真博學師
踞敢櫻其鱗黃檗虎眇芻狗已陳不盡彼法磨踵勞
薪聞風不偶恥爲其倫怨謗不爭念乎齒屨戴髮有
知愛友親親橫目之民豈非同仁川澤藏垢太虛無
垠波旬嘯警歛息而顰庶幾形教先正其身表裏旣
肅威鳳祥麇申合密爾方域來賓僅可鏤琢面命諄
諄進之有成詞翰津津來時富貴去則貧貧一叩簾
幕如飲醪醇饑年珠粟有籍洪鈞蒼天不弔伐我靈

椿噎不成語匍匐遭迤西谿之蘋式采式紉情而已
矣愧此湘蓴

祭蓮居新大師文

聞夫闢世而聖今世而王道以濟橫目德以振黔黎
末葉下秋之徒愆我衣裳倒置冠履供擗獻媚於聲
利之門且不暇顧進道樹德反指其爲王蠻子也其
或靜以鎮之慈以育之如斯之輩侵影而空聞名而
忌雖同舟猶吳越也於戲乎哲人已矣其如蒼生何
恭惟蓮居堂上新伊吾師孟不敏禮吾師三十餘祀
于茲矣始不敢以庸愚辱吾師之席又何能豐章韻
語表吾師之靈假乎管蠡後生晚進庶幾有聞師於
童耄法天事人竭於敬養遵戒奉親五備圍範四依
之倫東南帶礪震旦城闈威若嚴霜慈如暘春救焚
援溺寧知有身虎角而翼獅絃而收谷嚮虛受海波
無垠川澤藏垢其如波旬黠鼠跳梁且晒且壘可琢
可磨提耳諄諄至辭溫諭望幟來賓肅綱振紀不愧
遺塵報謝怡豫妻履可甄藥醫徒効於師何呻釋斯
否運鳴噎跋巡躁鬼車御尸瀝我末世後多此妖邪
熾盛世間白日之下野火熒熒乘悲願者往矣前言
往行某不敏噫嗟奚詢

重刻華嚴經跋

湛然澄

一葉落天下秋不言而信一陽復大地春不令而行
故能無量爲一若百川之歸大海一爲無量似皓月
之印百川圓融自在活鱖難思其惟大方廣佛華嚴
經歟是經也如來指衆生自性日用具足非因脩得
而衆生爲無明所蔽迷背自心故於初成正覺之時
乃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
而不證得繇是頓轡華嚴圓示一乘無外之法指明
法界發揮凡聖不二之宗淨穢交徹非是該羅重重
相映猶帝網之聯輝彼彼互融若干燈之合影內外
無礙似芥子之納於須彌大小相收如微塵之徧含
大地既非思議之境寧容意識所叅當聞翻譯則天
童薰香誦持則脩羅跋扈註疏則夢感金像造論則
齒放白光蓋以是經其利益不可思議也中菴鶴林
二公自念時當末季恐或湮沒發心重刻欲冀遠傳
不意泥洹時至中道而止茲得炤雙融法無說諸友
繼成其事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予主
福城目覩其績心竊嘉焉故書數字誌於部末云爾
雲門顯聖寺志卷之十一